

荊 棘

朋 其 著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狂飈叢書第二種

荆　棘

朋其著



1926

開明書店



自　招

在我的小屋子裏，也不是沒種過花，不過不久就照例的萎謝了！自己又何嘗願意照例地有所感，祇是總覺得有點不大舒服。因此，某一年又改種草，不幸又因爲我的傻，聽一個朋友的話，冬天把牠放在院子裏求露水的滋潤。於是草也同花一樣的命運。

得朋友的一小株霸王鞭是今年，廢物利用我把牠種在一把沒有蓋的茶壺裏，雖然不很茂，但竟沒有死。莫明其妙地我就愛了牠。我又很想爲牠找幾個伴侶；——牠獨自在那裏，也實在太單調了！——仙人球，仙人掌，仙人指……不過現在却沒有辦到。

寫出“刺的文學”四字，也不過因了每天對於霸王鞭的欣賞，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領略花的意味兒。

微笑中阿儂和我說：“好，我去主張葉的文學。”——我想，不會因感情怎樣好，這句話不是一根刺。自然，“你愛怎麽作就怎麽作”，就是我的答覆了。但是他的不作，我是很知道的。我們又什麽時候，才能嘗嘗“葉的文學”究是怎麽一個味兒呢？

“荊棘”是我在一九二五年弄的玩意兒：所以名“荊棘”者，因爲牠們本身實在是什麽花兒都說不上。

荊　棘

頁

沙　灘　上

——屈原的夢——

漁舟漸次隱沒在蘆葦中了，還隱約聽得見漁夫的笑聲和歌聲：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

"他的話也許是對的！他的話也許是對的！"

靈均先生獨自在沙灘上眼望着紛飛的沙鷗，自己往復這樣想，踟躕，惆悵包圍了他。

"濯纓濯足？獨淸獨醒？……唉，爲什麼我要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呢？"

蛤蜊的骸殼星點般地在地上放光，斜暉照着他憔悴的容顏。

"咽，這樣也未免太自苦了罷！……世溷濁旣莫余知，我何不變心以從流俗呢？……

沉重的步度帶着羸瘦的軀體，他仰首望着青天，嘘了一大口氣。

"不能！不能！還是以愁苦吾身終的好了！……或者是浮江淮，臨沅湘，從子胥申徒？——好呵，從子胥申徒！"

沉流的最後，他在這時就很毅然地決斷了，雖然曾使他留戀於世的一線幻念："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還隱隱地打動他，但他總無法解釋這一個大的疑問：爲什麼千世百世，天地四方，都充滿了賊姦來嫉妬我們，疏讒我們呢？爲什麼他們全不願意走我們所理想的路徑呢？——也有這一天可以使我們心滿意足嗎？有這一天嗎？……這些都是無法回答的問題呵。蟲蛇遍繞了我！……

漸漸他就疲倦了，坐了下去，後來又側臥着，右手支着他煩惱之網的頭。

——寡人有過，不用先生之言，開罪於先生！

頃襄王長揖，接着又很謙恭地請靈均先生坐，他也就坐下了，在寶座之側。

——今承不棄，再來歸，願惟先生之命是聽。

他還不及回答，頃襄王又說：

——子蘭已梟首，子椒賜死，上官大夫，靳尚各分

屍，之數子者，數難先生，爲楚國禍，今去之矣，請先生釋嫌！

這確是使靈均先生吃驚的事，頃襄王之驟變，忽然他又聽見嘰嘰的婦人的語聲：

——這是鄭袖嗎？敢問：

——唯，唯，否，否，不然，彼固無大罪也！

他拂袖而起，正想往外走，支着頭的右手也因酸麻而下沉了，頭擂在幾個卵圓形的小石上，耳邊還聽見那他極厭惡的細語聲，他急張眼一看，才明白是支流的細湍在那裏作怪。

“呵，不過是一個夢！……

他站起來，拂了沾在衣上的沙。

“有這一天嗎？……

他自還問着。

“永久也沒有這一天的呵，我的離騷還是繼續下去罷！”

戴紅帽的遠的深藍色的屛山，安上了半塊大籮篩大的放金光紅球。遠的樹林，上部也染就秋色。遠看去河那邊的水浮起一層照耀人眼的金沙。白鷗點點在遠處飛翔。兩隻鷺鷥拖着長腿下降，落在蘆葦上，蘆葦點了點

頭，他們又並翅往西飛去了，翅背上像重新又鍍上一層鎳。

"太陽又要下去了呵！太陽又要下去了呵！"

靈均先生這樣嘆息着。

劉向新序節士篇："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尙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

涉江："……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悲回風："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

懷沙："浩浩沅湘，分流汩兮。"

惜往日："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

招魂："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我 的 情 人

——我愛你。

雖然我已經沉醉，可是我那粗闊的嗓子，決不會發出美妙的聲音來的；況且還有她柔媚的"我愛你"三字珍珠似地從血玉般的櫻唇吐出來對襯着。總之，這兩個"我愛你"，所表示的就是我愛她，她愛我，於是我那厚拙的唇感着最高的熱，我們就彼此覺得天地間惟我獨尊了：太陽祝我們努力，微風奏着大和樂，人們齊唱讚美詩，我們已經相愛了。

社會上的人，不會很簡單，就如"我愛你，你愛我，我們結婚。"這樣一件簡單的事，也會表現出很多複雜的心理來：有些人見著"情人"二字，就感着討厭，有的變討厭爲憤恨，甚至有感到頭痛的，肉麻還是小事。說到彼此相愛，那更是古今以來打不破的迷：有的盡了一生的力在那裏追求，鴕鳥似的盡走曲線的路，就在文章上看見"我愛你"三個字，也罵一聲："粗鄙！"有的以國事爲重的人們，又大都把女人當作如吃飯一樣的需要，而以愛爲手段。有的又覺得凡是對付一點的女人，他就得"鞠

弱盡瘁。"

我們的愛，却來得奇怪，我第一次見了她，立刻腦子裏就生來一隻手，從口裏伸出來吶喊道："我愛你!" 在"我愛你"這一句話以前，我們是什麽話也沒有說過的。請不要替我着急，以為我這樣傻，這樣粗暴，會有一個大釘子給我碰。可是她實在是非常的可愛，如我的理想一樣，如一切愛人們腦子裏的情人一樣，其實這不過專指那性情面貌和學問等等而言，——性情，學問，面貌上面不敢加形容辭，是因為嗜好有別而分量也有輕重——她最可愛的地方，却還不在這裏，是在她竟至於不給我針一般細小的釘子碰，反回答我一個"我愛你，"如空谷裏的回響似的。自然，結果便是這樣，我們就成了彼此最愛的情人。(得贅說兩句：她是我的情人，我是她的情人。)也許你們以為這樣的戀愛太沒有味兒，太直截了當，是不是?可是並不那樣，我覺得世間上再沒有我這樣有趣的事，我也問過她，她說："眞有趣得很!" 我們的見解竟和人這樣不同，大概又是嗜好上的差異，我知道你們愛的是優柔不斷和情話纏綿，你們覺得最有趣的是頭腦昏昏和長夜不眠，你們最高興走的是那迂迴蜿蜒的曲線。我好容易找着了這麽一個可愛的人，并沒有碰釘子，駡我一聲："冒昧!" ——天曉得，拿我這樣的文筆

來寫情書,會騙得了半個女人嗎?

有了情人過夜,應該做些什麽樣的事,我也明白一些,我們那樣做了時,我們就差不多形影不離了。回想起那第一次見面,我就熱烈的,魯莽的求她的愛,我也覺得可笑,她却感覺得更有趣,因爲她的認識我和被我認識——自然,認識是不一定要說話的——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究竟在什麽時候,雖然都有點模胡,可是大概在知識初開時,我們都相信。

天哪,這是多麽危險,我們把很多意見,放在"我愛你,你愛我"後面來交換。

那一天我們携手進入一個森林,她偎着我,我倚着她,我們擠坐在一個很短的石凳上,石凳短得來,以至於祇能容一個瘦小的人,除了照例地說了一大篇"你愛我,我愛你"以外,我們還談到許多問題,

——愛人!你這幾天,怎麽一下子又不講究修飾呢?你看,你又不弄點胭脂塗在你的兩頰上!你那灰白的顏色,使我有點生怕哪!

——怎麽?你怕了我嗎?老實說我很可以立刻離開你的!

——你瞧，你的性情一下子又變得這様急，你想你能離開我嗎?要是沒有你，我眞不能生活。

——爲什麽又怕着我那灰白色的面孔呢? 我給你說罷，我是不會爲了你而修飾的。

我一聽見這一句話，就像吃了一個耳光似的，我眞還在做夢!現在明白了，她是不會爲我修飾的。她不爲我而修飾，又爲誰而修飾呢?我一下子倒在她懷裏，不說一句話:"媽媽不給糖喫"似的，急得來淚珠兒直往下滴。

——怎麽?又哭什麽呢?

——你不爲我修飾。嗯!嗯!你不爲我修飾!

嗚咽裏我答她了。

——小孩子，別哭! 慢慢習慣就好了，灰白色的面孔，不一定就十分難看。

——我不要看灰白色的面孔，我不要看灰白色的面孔!

——那有什麽法子呢?

——你不會淡抹一點胭脂嗎?

——我不會。

——你不會，那就把你那白綢圍巾給我，我要在你面前，立刻就吊死在那棵松樹上。

——那你就拿去罷!

——你眞這樣狠心嗎?……你這樣狠心，我又不死了，祇要你還在世上。

——塗胭脂，不塗胭脂，在你爲什麼看得那樣重?你不會等一等嗎?也許待幾天會變成關爺的臉一般紅的。

——我不要看關爺臉。

——起來!起來!你看，像那蘋果似的，好不好?

這場小糾紛就算這樣結局。

不過我却看出破綻來了，我們的意見確有許多不一致的。她總覺得高出於我，常常發出一些高妙而不切事理的言論，起初不過使我有點不可捉摸罷了，後來我簡直有點討厭。"我們這樣下去，終沒有一個好結局，你不諒解我。"這個最後通牒，我就提出來了!

——你瞧，究竟是誰不諒解誰?你隨時慣拿"諒解"這兩個字，來和我打麻煩。你要我怎樣諒解你?你愛吃酸的，就不要我喝醬油，你愛喫火鍋子，就不讓我喫冰淇淋。你瞧，究竟是誰不諒解誰?你喫你的醋，我喝我的醬油，你喫你的火鍋子，我喫我的冰淇淋，這樣不行嗎?況且你還隨時向我訴窮，你窮我就不應該有幾個錢嗎?你有時又要咒罵一點"社會黑暗!社會黑暗"!社會黑暗，我就不敢向光明一邊看嗎?你夠了，我不諒解你!……好，好，我諒解你，我諒解你，把這一條白圍巾拿去!——雪

白的圍巾，懸在碧綠的松枝上，掛着一個灰色的人，日光斜射下來，這種色彩的配合，多麼好看！

沒有那一個字不是釘子，她是我的情人，她叫我去死！我盡了我所有的知識，在腦子裏的書本裏，一頁一頁地查去，也找不出一句駁覆她的話。結果祇好承認自己傻，要找世間上沒有的東西：諒解。

我悶悶然不知是她帶着我，我帶着她，仍然回到我的斗室裏。

我在抽屜裏，取出一張極美麗的信箋。我得寫情書！我得寫情書！

> 我的情人：
>
>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
>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
> 你曾經愛過的。

這一封情書寫好了之後，我還躊躇了半天：她還愛我嗎？要是還愛我，我這封信，就可以先不去。要是已經不愛我呢？這封情書去了之後，還有萬一的希望，可以挽回來嗎？她是愛過我的，我敢斷定，現在我不諒解她，（老實說，碰了這次釘子，眞使我有點了解。）她不是已經失

了戀嗎?失了戀,回情人的信怎樣寫呢?"我恨你!我恨你!""我駡你!我駡你!""我們從此是路人!我們從此是路人!"她究竟怎樣寫呢?要是置之不理,我不是也失戀了嗎?我又怎麽辦呢?自殺?奮勉?墮落?——這樣光怪離奇的社會,多麽美麗呵,我怎能就離開她?沒有了她,我又確是不能生存的,這不是自欺欺人。自古英雄多好色,我還是裝作一個英雄,到花天酒地裏鬼混去罷!不幹!不幹!酒和女人都不能十分迷得住我。除了自殺,奮勉,墮落,就沒有旁的道路可走嗎?……管他媽的,把這封情書交去再看,也許她因了我那美麗宛轉整潔可愛如詩歌一般的字句,又會以全生命來愛我。如果她依然愛我,却又不便就有表示,我這封絕無僅有的情書,對她還是無限的慰安。——不對!不對!她是愛我的,但是故意擺架子,擱置在那裏,三天,四天,一月,半月,才寫回信呢?我在這樣長期中,又怎麽辦?

我買了一大瓶哥羅仿,放在我的床頭,我終於把我的情書交了去。

我眞高興得很,立刻她就回了我一封最甜蜜的信,你看!

> 傻子!我並沒有不愛你呀!我們將永遠不能分離,如一些男女們在牧師面前說的一樣。　　最愛你的。

後來，我就很安靜了，她要喝醬油，我就讓她喝醬油，她要喫冰淇淋我就讓他吃冰淇淋，她也爲我買了好幾罈陳醋，整天喫鍋子。我整天尋黑暗，她整天找光明。——

我們絕不會感到失戀的苦痛。

——你說的"我，"究竟是誰呀?

——就是"我自己，" "自己"的"自己"。

——她呢?世界上眞有她嗎?

——有的，她在"自己"的腦子裏。

——她這樣的人，畢竟是可愛的。

——那你爲了什麽要自尋煩惱往外邊四處找情人呢?

復　　活

龍英南這幾天眞快要瘋狂了，半夜裏也不管他的夫人着了涼，一句話不說，一掀被就坐了起來，下了床，衣服也不穿，就往外邊跑，有時也呢呢喃喃地一邊唸着，一邊握着筆在書房裏亂畫，有時竟自跑到院子裏去狂笑。哈，哈，哈，哈，哈，……驚醒了隔壁李老太太捶着床沿咳嗽，駭哭了張三奶奶未滿月的三兒哇哇哇哇哇。旁人快要提出警告了，但是他一切不管。

——英南，你這幾天究竟怎麽哪?

亞文女士——他的夫人——實在忍不住了，有一天這樣問他。自然一般人要疑惑他倆的性情太不相投，不會融洽。不過亞文女士對他也算萬分的服從了。——雖然她的容貌，曾使自命文學家的吳夢茵垂涎過。

——天上有隻老鷹，地上有一個烏龜，酒，酒，酒，好朋友。

亞文女士快要哭了，但是她所能得着的回答，總是這樣。

"魔鬼!魔鬼!你又來哪!你這騙人的東西!"

那一夜的月色分外清明，照着河灣裏新結的冰亮湛湛的，微風吹着，使他打了一個寒噤。龍英南一下就看出魔鬼的影子來。

但是他仍然帶着他遲重的步度，麻着膽子，獨自在北河沿的一條直線上走。遠遠地，祇有一盞半明的近地擱着的燈，這大概是窮苦的車夫，伏在胡同口，等行人的。

他雖然口裏咒罵，但是那鬼影並不離開他。你看，牠又對他微笑，牠又和他招手。——他被誘惑了他一下子又變憤怒爲愛慕。

"呵，你畢竟是可愛的!我爲你犧牲了罷!"

那鬼影這時更鮮豔了!

"是她!是她!"他心裏想着，又幾步跑上前去。但是一個大石塊把他絆下去了。

等他起來時，他又覺得神志清楚一點。

"不，不，她究竟還是騙人的東西。她并不曾愛過我，她不過看見我這個悲劇的主角，扮演得太眞實，動了她些微的可憐。可憐是什麼?可憐是"愛"嗎?呸，呸，爲什麼要自己騙自己?"

他一下跳了起來，胸挺着，大大的吐了一口氣。

薄薄的雲彩，又把半圓的月遮着了。他的心又開始了活動。

"騙自己就騙自己罷！可憐就是愛喲！可憐就是愛喲！"

那鬼影又在那裏跳舞。

"好誘人的舞，我，我，我沈醉了呵！"他蹣跚而前，但是他得着的祇是一聲微笑。

"可愛的人呵！你不能繼續可憐我嗎？爲什麼你要給我這種微笑？我現在是什麼也沒有了，爲了你，我騙我的家庭，我欺我的妻子，你所能給我的，祇是微笑嗎？……"

他的語調漸變爲乞求，但那鬼影也漸變成木偶了！

"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

他幾步趨到河沿邊，回頭看那鬼影，也漸變白，成了一座石像。

"完了呵！再見罷！我的一生爲你而犧牲！你是永久也不可捉摸的呵！"

當他屈身下躍時，忽然南首半邊天也紅了。

他轉過身來，那鬼影驀地不見。

大火，大火，南城外的大火！

接着天就亮了。

他回到家裏，第一句對他妻子說的話："我復活了！"

王瞎子的妻

他一進他女人的屋子，就又陷入極不滿意的現世境界。

王瞎子來北京法政學堂唸書，已經有三年了，他從來對於他的女人，就是不滿意的。不過日子長久一點，他的不滿意，也被他自己的理想修改了一些。自然，他的理想首先得成立一個很大的原則："女人祇求對付，不必丁丁點點地苛求。"他也曾拿着這個原則自問："我的女人究竟能對付不能?"——上半塊腦袋往後退了二指，兩顴是她面部的最高峯，兩個眼睛圈常帶着粗的紅線，緊緊地閉着那張大嘴，也有兩顆大板牙露出來。（這是她的婦容。）家裏她自然沒有才能去料理，就是她自己一間屋，也是亂七八糟的；——可是她又不是一個女詩人，意在聽其自然。——被窩枕頭發現膿質，也是常有的事，因爲她患著長期的白帶；小孩的衣服，不會作，她自已的更沒有辦法。（是她的婦功。）她一進我王家的門，家裏就頓失了生趣：一個小兄弟，待不得；公婆不會孝敬；對丈夫的和順，她更不明白；就連她自己生的一個小女孩，也

不會哺養，致讓她每晚上嚷着要和奶奶——他的母親——一塊兒睡。(她的婦德。)至於婦言，更不用提，三句話還難得說清楚。聽着人叫她少奶奶的時候，她祇曉得"嚇，嚇。"——他好像數罪狀似的，數到這裏下了一個肯定："實在不能對付！"不能對付又有什麽法子呢?已經結了婚，產了孩子。

王瞎子也曾想治死她，但是他立刻又反悔了："她有什麽罪，我要將她治死?"他又怨天不賜她以可以引人和姦的容貌，要是她和人通了姦，那不就好辦了嗎?但是她的容貌確是她無法通姦的保證。除了這個，祇有離婚，離婚在廣縣却是大逆不道的事。

張仿舟在北京大學畢業回家去，提出兩千吊錢和女人離婚，鬧得滿城風雨，而且幾不齒於人類。況且反對張仿舟的人，還時常拿王瞎子來作口實："仿舟的女人，也就很過得去了，雖說是歲數大一點，人也曾在梓潼宮女子高小唸書。競生——王瞎子的號——那個婦人像個什麽?書也沒有讀過，人家還沒有說過半句閒話"。他——王瞎子在縣中眞算是一個模範人物，父老們常讚嘆的是他，而他所被讚嘆的也祇有能積德，修陰功，不和他極不滿意的女人離婚這一點。試想，他現在，能不積德，不修陰功，去冒大不韙，被置在人類以外，去和他的女人

離婚嗎? 雖然他可以照樣列舉出婦容婦德婦功婦言已經比張仿舟離婚條件更多的理由來，但是婦容這兩個字，在廣縣大庭廣衆之中幾乎不能提出，提出就有好色之嫌。婦德，婦功，婦言等等父老們也早有理由來反駁："嫁在你家，就是你家的人，你們既是書香之家，還不會教管她嗎?" 而且父老們還有一個更大的武器，可以讓王瞎子俯首帖耳，就是："你們已經結了婚，養了孩子!"

結婚的事眞幹不得，一結了婚就好像刑官判决了的死囚。

現在他怨他不該做那首鬼詩了，沒有那首鬼詩，也許他還不至於受死刑。"波涵千樹綠，雨洗一枝低。"這兩句有什麽好呢? 但是張老先生看起了他，說他將來必有大用，而且立刻就判定了秋决，預約他坦腹東床。他的父親也爲了朋友的感情立刻答應了這樁比買一個鷄兒還容易的買賣。他反想到張老先生有心騙他，爲什麽自己女兒的生日，也不記得?他固然不信命運，但是要是八字不合，也許還有幾希生人之望。現在已經受了死刑了，還有什麽法子呢?人死不可復生!

一切一切都是凶兆：會親的一天，染房的徒弟打汚了他母親預備穿來會親家，放在階沿墈上的一件新衣服；在廣縣城裏修房子 —— 一半是爲給王瞎子做酒。

——又吊死一頭拴在毛坑上拿來殺以祭樑的猪。

完婚的一天，更引起親戚朋友們的不滿；爲了王瞎子的堂姊一句話，使他的父親也倒睡在房裏不起來。其實她這一句話也是事實："我們王家屋裏的人，生來盡都不醜，接進來的，怎麽盡是脚跰眼瞎的？"他父親的睡，一半固然是因爲看見自己兒媳婦不滿意，一半也是因爲王瞎子的母親的眼睛確是近視。而且走起路來，脚也確不大方便。

——爸爸，外邊安席了，你老人家請起來罷！

王瞎子告哀似地說了這一句話，才使他父親寬了心。——因爲他自己也覺得太對不住他兒子。但是有這一句話，他到可以看出他兒子並沒有十分不滿。並且有了這句話，更顯得王瞎子十分懂事，而且學問已經到了能涵養的地步。

接着王瞎子家裏又遭了一場水，火，這都是王瞎子的女人進了王家的門才發生的。所以王瞎子的母親除了說他爸爸以兒女婚姻大事送朋友以外，還常常和親戚家們說王瞎子的女人簡直是一個凶星。但是有什麽法子呢？

王瞎子的女人雖然婦容，婦功，婦德，婦言都說不上，而且……但是她究是一個陰性的肉體，並不是一頭

猛獸，而且具有電力以使王瞎子在帶白帶臭味兒的根子裏，閉着眼睛，幹他被肉慾驅遣的事。——常作不願意作的事的，又那裏僅止王瞎子一個。——可是到了她竟自爲社會成了大業，作了她女兒之母時，王瞎子又後悔了。因爲出品並不能超出原型幾千倍以上，王瞎子的女孩兒並不十分美麗，還幸好從陰道下來的時候，眼睛沒有沾着白帶裏的菌絲，不然社會上又多一個廢人。

不幾年他就在中學校畢業了，他也很僥倖竟自離別了他成天水火，厭棄而又必須同床共枕的愛妻，來到了北京。

北京的好些女人比他的愛妻漂亮多了，使他對於他的女人更生厭棄，這是很自然的。可是厭棄到了極度，也實沒有方法增加，而王瞎子的理想也走上了旁的道："女人衹求對付，不必丁丁點點地苛求。"起初一年他是很肯定地認自己的女人，是不能對付的。第二年也就漸漸改變了：雖不十分對付，也還可以勉強對付。在街上看見很漂亮的女人，自然不敢拏來比，就是次一等的，他也不願意拏來比，因爲他的愛妻的尊容，并沒有在他腦子裏完全消滅。第三年他就認爲他的女人雖不十分對付，也就可以對付了。并且還疑惑自己的觀察，也許有了錯誤，他想到她的白帶也許痊愈了，她的眼睛也許不那麼

紅，她的門牙也許收進去了些……！結了婚，養了孩子，人死不可復生。對付！對付！

愛國的心不一定就勝過他愛鄉的心，王瞎子幹了半個月的愛國運動：散傳單，演說，開會，他就回家去了。一路上滿想着他那可以對付的妻。

抵了家，父親，母親，兄弟都見過了，自己的女兒也大了好些，——他微感着作父親的悲哀。——祇是沒有見着他的女人。但是他也不便一回家，就問他的女人，他還恐怕他父母猜疑到他倆恩愛情深。他想：也許萬幸地死了？但是他並沒有得她死的信。也許歸寧？也許害病？呵，那是多麽痛快！謝天謝地，給了她一個可速死的瘟症。不，也許因爲我在北京住久了，不好意思出來見我。

他一脚踏進他女人的屋子。呀！她正一點也沒改三年前的舊樣，坐在那亂七八糟的屋子裏。

——你回來哪？（這個聲音從她暴露的兩顆門牙吐出來。）

——回來哪！（他怒氣衝大地回答了她，也沒法再生下文。）

那晚上他父親和他商量叫他娶一個姨太太，娶姨太太到是社會上許可的，而且她也祇須名義上當一個少奶奶，預備旁人叫她時，她好答應："嚇！嚇！"可是王瞎

子還在疑慮，因爲他不敢確定他娶了姨太太，廣縣的父老們還照樣地讚嘆他。

一九二五，十，四。

"這一點很關重要，我得向讀者聲明：王瞎子的眼睛並不瞎，衹不過和他母親表同情，有點遺傳的近視。要是眼睛瞎了，自然也就沒有上邊這些事。叫他王瞎子，是本着那些聽一點出乎尋常的議論就以爲是過激派的法政學堂的王瞎子的同學所取的諢名"。

火腿先生在人海中的奔走

無怪牠們藐視我，我既不是洋火腿，——此地對於洋火腿特別重視——又不是眞正的宣威，我不過是重慶洪興火腿作坊的渝腿罷了！

人們的嗜好，眞有點奇怪，洋火腿和眞正的宣威，在我看來，也實在沒有怎樣了不得的美味兒，但是牠們畢竟用了種種的方法，取得了頭二等的他位，而我們的身價，也就賤了好多！身價賤，這沒有什麼，最難堪的是洋火腿和眞正宣威的藐視！

這是多麽使我高興的消息，明天我將被取出去包上一張老稻香村的招牌再被幾根稀蒲草包籠着懸在鋪子裏作貨樣。堆棧裏我實在沒有法子久住了：這幾天不但洋火腿和眞正宣威恥笑我，就是那一羣板鴨，也呷，呷，呷地加入了他們的團體，板鴨究竟不是我們同類，猶有可說。今天連我們的同伴，也一齊攻擊起來了！這是我最寒心的！牠們是一道和我由京漢路來京的，我無論怎樣也記得，但是他們現在也擺出洋火腿和宣威的架子來嘲弄我。其實本店裏眞正洋火腿和宣威，也實在不多，

我最明白。

——要送禮,來兩斤月餅好不好?

這幾天店裏眞忙極了,聽說是人們過中秋節,須得彼此送禮,聯絡感情。人們的戲法兒,眞玩得有趣喲!同我一起被拏出來打貨樣的板鴨,火腿,野鷄……都被人買走了,祇有我還在這裏死等著,這使我多麽難堪!牠們也許已經在大宅門裏了,也許還在街上奔走,牠們一定看見了許多新奇的事物。有趣呀!有趣呀!祇有我還在這鬧嚷嚷的鋪子裏,椒鹽月餅兩斤,火腿半斤,泰豐罐頭四罐,沙丁一罐,半斤香腸,雜糖三斤……這些聲音,把我的耳朶也鬧聾了,好容易等到一個大老官上門!夥計眞不懂事,除了說"您來哪,您來哪!"以外,你就祇會說"月餅好"嗎?怎麽不替我介紹介紹?

——月餅自然得來點兒,還得配點旁的東西,才好看。(大老官說話眞是架子十足,慢騰騰地。)

——來點兒罐頭好不好?再加上一隻鴨子。

那夥計眞蠢,老把我不放眼裏,我就立在他面前,他也沒有看見我似的。我心裏直想和他說:"你介紹我罷,火腿好!火腿好!"

——你這樣一個大鋪子就祇有這幾樣東西嗎?(大老官有點生氣了。)你要知道我這是和張總長送禮,你

想祇是月餅,罐頭,鴨子成嗎?混蛋!

……………………

我眞是說不完的高興，小覷我的夥計被大老官罵得來出氣不得。實在,那大老官也眞有點凶,他的臉色會變得那樣快,那腆着的大肚子，也似乎滿盛着發洩不完的怨氣。

——是怎麼一會事? 您老得原諒原諒,這是新來的小夥計。立着幹嗎?還不去拿茶! 您老要什麼?送禮多配幾樣有的是;您老今年還要好幾份兒才够? 兵馬司王大人那裏,高義伯胡同李館長那裏,南長街毛宅,不是都還沒有送嗎?

他知道大老官的家常,似乎比知道自己還淸楚，畢里拍拉說到這裏，那小夥計恭而且敬地奉上那大老官一杯茶。

——來,來，我得和你說說，你不認得,這是報房胡同趙大人,老主顧,老主顧,下次得好好招待。那邊還忙,趙大人要什麼,你就撿好的包好,鋪子裏沒有,回頭再給趙大人送上家去。唉,唉,太太少爺沒有一塊兒來? 我很忙,對不住,要什麼就叫這個小夥計給大人取罷!

他一灣腰,就離開了。趙大人也和氣了些。

結果取了不少的東西:海參,魚翅,魚肚……連我也

在內。幸好那大老官沒有看出我是假貨!

滿街的人都非常忙碌,有的被人拉着,有的拉着人。有的在笑,有的在哭。紅的,綠的,灰的,黑的,黄的。笑的在悲,哭的在樂。忙,忙,忙,眞好玩極了!洋火腿騙了我,爲什麽當我第一次入堆棧,牠誤認我爲同伴時和我說:"中國人除了吃着而外,祇會害瘟症"呢。洋火腿騙了我!

我已經在一個中國式的客廳裏了,屋子雖然不很漂亮,可是比堆棧裏,鋪子裏的空氣好得多,除了桂花的香氣而外,還有脂粉香,你說我幸福不幸福?

——你瞧,這腿子好不好,眞正的宣威火腿。

當聽差的一下扔我在地席上,我就聽見趙大人說話了。趙大人的容顏,漂亮極哪:紅鼻子,紅頂帽子,紅黑分明代替黑白分明的小眼睛,一對大耳朶長在胖胖的臉上,顯得眞有福氣!

——老三,你來瞧!這腿子的蹄子,怎麽是這樣長的?宣威腿子不是這樣。

我被一位太太白玉般的柔荑持著,正感覺着痛快,殊不知她發現了我的秘密,請想想我那時的難過。……

我的蹄子也沒有什麽怎樣的特別呀!

——那兒,宣威腿子都是這樣的。

被叫作老三的那位十七八歲的太太,(敢確定她是太太,是因爲她敢和趙大人開玩笑,竟敢坐在趙大人身上,摸趙大人的臉,而且乳峯也突起了,我想小姐不會那樣。)走過來用脚踹了我一下,(我眞怕把她的嫩綠色緞鞋弄髒了!)這樣說了,我才安了半空中懸着的心。

——誰說不是宣威,老稻香村,我們是長主顧,他還敢騙我?

趙大人說了這一句,我的地位更加了一層保障。

——管牠是宣威不是,咱們叫大師傅拿去給我們煮上。(這是二十一二的一位太太說的。)

——老四眞饞!才幾天沒吃火腿,不怕膩味人?

說這話的是一位全身穿黑衣服的太太。

——這是我預備送張總長的,要吃咱們再去買罷!這兩盆桂花還好,回頭叫李貴一塊兒送去。

趙大人剛說完話,那位扔我在地席上的聽差,進來說:"大人,李大人來拜會。"那一羣太太們就跑進裏邊去了。那位叫老三的還咕嚕着嘴:"什麽東西都要拿去送人,兩盆桂花也留不住……"趙大人一面說:"請,請,請,"一面叫"馬褂!馬褂!"

夜裏大概是黑暗的，這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張總長的門前比白晝還亮。李貴已經把我帶到張總長的門前來了，和着兩盆桂花，魚翅，海參，板鴨，那曾經恥笑過我的板鴨，月餅，還有許多我不認識的禮物，亮晃晃的。張總長門前立着好些持武器的黃衣先生，汽車停了十多輛。像李貴先生這樣的人，也不在少數。

——勞駕！勞駕！老總，這一點小禮物，是咱們大人叫小的送來。(李貴說話了。)

——什麽大人？(黃衣先生嚴重的問。)

——趙，趙，趙，……

——管他的，就給他一個上頭說的，不收禮就得！(又一位黃衣先生這樣說。)

——小的大人，曾和小的說過，說他和張總長交情不同。一點小禮物，務必請張總長賞收。

——誰送來的禮也沒有收，這是上頭的示，你們大人會幹嗎？拏回去罷！

未必我又得離開這硃紅的大門罷？老實說，我有法進去廣廣眼福，眞是不勝榮幸之至！李貴先生又遲疑半天，才和老總這樣商量："您們是總長的示，咱們是大人的示，就是不收，我也得回家請大人的示去，那就先把禮

物擱在這裏一會兒，請老總先生賞個小地方。”

——誰有地方擱這個：要讓擱還不早滿幾間大房！

李貴喪氣地把我們提了起來哭喪着臉。還和老總道：“再見”，老總沒有理他。像李貴一樣的人們，也想不出什麽善法，就鳥獸散了！祇有那十多輛汽車，依然不動。

又經過許多黑暗的街道。李貴先生和我都有滿腹的悲哀：李貴先生怕受趙大人的罵，我懺悔前生不會積德，不能入紅門。

——怎麽不收？上節不是收嗎？總是你不會說話。(趙大人果然生氣了。)

——我照着大人教給我的那樣說的。他說不收！不收！(李貴也作出黃衣人的兇像。)

——誰說不收來？混賬東西！

——他，他，他說不收。我，我，我說我的大人和張，張張，總，總，長，交，交，交情……

——你瞧，你這蠢東西會說什麽？回頭再送去試一試。

李貴出去過後，趙大人紅着臉在屋子裏繞灣，口裏不住哼，哼地，“不收？不收？”——要憑說話，自然趙大人比李貴強多了，可惜他不自己去，而我究竟有無進紅門

之望呢？也懷疑。

快到兩點鐘，張總長的門前，依然如白晝一樣，汽車還是那樣多，祇李貴式的人，除了李貴而外，祇有一個。

——王總長叫送過來的請給上頭回一回。那一個李貴這樣說了：立刻，那一位黃衣先生，曾問我們“什麽大人”的黃衣先生就叫：“張德勝！你去問一問周先生怎麽辦？”立刻，那位說“誰有地方擱這個”的黃衣先生又說：“就讓他擱在這兒罷！”我也放心了一大半。紅門裏是些什麽秘密，我今晚有福賞識了！趁勢咱們的李貴也湊上去說：“勞駕！勞駕！老總先生，這一點小禮物，是我們大人叫小的送來的。”

——管不着！管不着！你上次不是來過了嗎？

——是的，來過的，我們趙，趙大人說就先擱在這兒，明兒見着張總長再說。

——那可不成！

——剛才這份兒禮，不是收了嗎？

——收了怎麽樣？你不知道那是王總長送來的嗎？哼！眞有！

張總長門前，突然覺得陰風慘慘，李貴差不多要哭了，祇得又走，走，走。好在趙大人曾經吩咐過：“要是張總長實在，聽清楚沒有？實在，實在不收，就和兵馬司王

大人那兒送去。就不往家裏打電話哪！要是王大人問我在家不在，你就說已經上張總長家裏吃飯去了！聽清楚沒有？"這些話確是還清清楚楚地在他耳朵裏。

王大人新近升了奉天駐京代表，門前本是堪羅雀的，現在也輝煌了好多，電燈也安上了，但是比起張總長門前的光耀，却還差一點。不過王老太太說："就這樣也很夠！比當窮部員時，已經有天淵之別！"我——仍是火腿先生自稱——在門房裏待了不大一會兒，又是一個像李貴一樣的人出來了。李貴忙迎上去："老不見！老不見，您好？"他也回答了一個"您好？"和"請坐"過後，李貴還問了他好些事：

——你家大人近來怎樣？(李貴問。)

——新升奉天代表！你還不知道嗎？

——那不是頂忙？

——眞是忙極了！不知道是怎麼的，一當了代表，飯局也會多起來，眞是忙個不了，成天夜裏一兩點鐘才回來。他媽的，你說小李近來運氣好不好？

——怎麼？

——怎麼？他不是早拉車嗎？現在自從咱們上頭買了汽車，他就不拉啦！

——不拉車，吃咱們這樣的飯是不是？

——吃咱們這樣的飯?他比咱們好得多得多啦!(這一句話有點天津味兒，天津話我聽過的。)他後來就跟汽車啦!一個飯局,除了汽車夫的，他就淨落四毛,你說痛快不痛快?

——也祇怪咱們這樣窮骨頭,沒有命!

——你們老爺,近來還是那樣脾氣嗎?

——還不是那樣?

——我問你,那天張四大人的廚子王五和我說，他說你們家裏三姨太太甚時候和他們的張四爺住飯店來,有那回事嗎?

——三姨太她們成天在外邊玩,哪,誰知道?

我正在旁邊聽得熱鬧,忽然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張福,你在門房裏,和誰說話,大節下,得留點神囉!"

——正要上前稟太太，趙大人家叫李貴送節禮來哪!(這是像李貴那樣的一個人回答的。)

——你沒有告訴他,說老爺上天津去哪，老太太的示槪不收禮嗎?

——說了的,他說趙大人和咱們老爺交情不同!

這樣說着，李貴已經帶着我到了王太太的面前去了,把我睡在地下,李貴請了一個安，"老太太怎麼不埃家?""上陳太太家吃飯去哪!"這是王太太答應的。

好容易把王太太說服了，他賞了李貴一塊錢。我和板鴨罐頭，就被收在一間屋子裏。我還忘了和你說我的同伴桂花，魚翅，海參……的下落，他們已經被李貴先生寄放在一個裁縫鋪裏了。好在他們對於我，也沒有很深的感情，我也沒有什麼繫念。祇是李貴是和我一塊兒看黃衣人的面孔的，現在又要分離了，我不免心中若有所感。

屋子裏東西不多，我也不覺得擠，洋火腿祇有一隻，宣威一隻也沒有，像我這樣的材料，到有十幾隻，所以洋火腿也不敢放肆。不過我至今還懷疑，究不知是洋火腿在社會上奔走的時候多了，而磨去了稜角呢？或是忽然懺悔以前不該藐視我們，現在來要好呢？抑或是因爲勢力不足，祇好俯首聽命呢？牠那樣的體貼我，問我"天氣好。"我說"你怎麼無聊？"他才說："怎麼？裝孫子嗎？張總長門前，我也曾見過的。"我一下子才想起來，丢臉之役，也有牠在。後來我們還談了不少衷腸話。我們就成了知己。

老實說，我也祇有孤獨的命。才相識了這樣一個好朋友，現在又要分開了！第二天我又被送到張四大人家裏。後來，我的運命就更難說了：眞是如大海裏一隻沒有方向的船，時而走到東家，時而走到西家，雖然看了不少

的玩意兒，可是一天裏要走盡東西南北四城，我也夠疲倦了！有的更不客氣地把我往下一扔，眞不惜物艱。我也有我的背呀！我在這時候已經有了一點病。

我這樣奔走了四天，過了節，才休息在錢五爺家裏，我的天，再不休息，眞要把我累死了！人類眞也有怪的，有好幾家我進去又出來，出來又進去，不知道有多少次。好在我的老稻香村的招牌，已經變了幾次，誰也沒有看出來。現在我已經是稻香春了，上面還有"專辦宣威火腿"咧，我眞好笑！

錢五爺家裏的火腿不少，他都一隻一隻地掛起來，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眞要命呀！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成天吊着，要是沒有我那位丟臉之役的知己，和我談心，我眞得縊死！我現在對於洋火腿，已經了解一點啦，牠也不那樣仇視我。

陰陽曆過年，又奔走兩次。

第二年端節前三天我們又開始串門，張總長家裏，總沒有機會去，我非常抱歉！李館長家裏比趙大人家裏，強不了許多！我還沒和你說，我今年又到趙大人家裏去啦！趙大人正陪着三姨太太抽大煙，那煙味兒我看比一切洋火腿，宣威都好，祇不過三姨太太却沒有去年看着那樣嬌媚了！

張總長家裏沒有去，李總長家裏却去了來，值得報告。大門不比張總長漂亮，除了八個穿黑衣服的人而外，也沒有黃衣先生。屋子可是很美麗的：電燈，電扇，自來水，鋼絲床，美人畫兒，……美麗極囉，裏面住了好些不作事的人，除了搓麻雀而外，還有很多漂亮的女人，陪着他們玩。我眞有點受不了，幸好才三天，就依然讓我去遍街奔走。

無怪周大人常駡周太太不好整潔（周大人是留過洋的），她隨便就把我扔在一間房裏，那一個夏天，我眞過得苦呀！最欺侮我的，就算是蒼蠅先生了！牠眞不客氣，牠不可憐我。我不是說過，我已經種下了弱症的根嗎？蒼蠅先生眞討厭，牠一定得欺侮我！

秋節又來哪，我又得奔走，我好苦的命喲！可是這一點是我的安慰：我又和第一次從趙大人家裏走到王大人家裏的那位板鴨先生見面了。板鴨先生也曾欺侮過我，這次却很兩樣，牠一見面，就痛哭流涕，我又不是鐵石心腸，你想能不感動麽？我說："板鴨先生，你幹嗎這樣傷心呀！" "呷，呷，呷，說不出，呷，呷，呷，說不出！" "怎麽？你有多大苦痛？你失了戀嗎？ ""呷，呷，呷，別開玩笑；"你怎麽不說呢？""我給人弄壞了一隻腿！""可憐的板鴨先生，你怎麽和我一樣的命運？可憐的板鴨先生呀！"——

後來他又和我說了好些話，也無非是人情冷暖，奔走惟艱！牠又和我說，牠很的確的聽人說，張總長已經早遷入日本公使館裏去了。這是我問牠的，因爲張總長的大門，實在是給了我很深的印象。現在照板鴨先生說的，也許我永沒有入張總長的紅門之望了！

趙大人已經搬了家，宅門比已前闊多了。我一進去就看見他正和着王代表，——李貴說他現在又兼了什麼參政，——李館長，張四爺在那裏搓麻雀，滿屋子裏堆了不少的馬弁，姨太太，大烟味兒，脂粉香，雪茄味兒，煙捲味兒，快把我悶死！李貴還在那裏立着，他已經不認識我了。本來我的面目，就不大使人認識的，何況我現在的招牌，又變成森春陽。

——老爺，這是六部口吳宅送來的，請老爺的示………

——你沒有和他說，今年一槪不收禮嗎？

——說了的，他說吳大人和老爺交情不同。

——哼，交情不同，吊什麼膀子？

——吳誰？（這是張四爺問的。）

——還不是吳錫芬，他想運動國憲起草委員。

——他不是日本流氓嗎？懂得什麼法律？也想當國憲起草委員！（李館長這樣說。）

——誰打的白板?(王代表問。)

——我打的,怎麼樣?(趙大人不在意地說。)

——是你打的就好,三元會,你瞧,你瞧!

——那可不成,要什麼鬼,有那麼巧的三元會?(立在張四爺背後的三姨太太也笑了。)

——你不信問老五。

——立着幹嗎?送東西來的人走沒有走?沒有走叫門房給一塊錢,把東西留下就得。立着幹嗎?

——是是是。(李貴說着把我扔在那裏,就出去了。我又吃了老三一脚。)

——純翁,財政委員會裏還差人不差?你成天和這個找事,那個找事,也沒說和毛獨清找個事?(李館長對趙大人說。)

——清翁眞清寒極了,純翁你幫忙給設法設法。昨天他還上我家來借錢過節咧!(王代表可憐似的說。)

——你們不提,我還把他忘了。好!好!先把這隻火腿給南長街毛先生送去罷!李貴!罐頭留在那裏,魚翅交給太太收好,怕耗子。(趙大人這樣吩咐過後,我就被李貴是是是地提出來了。走到門口,還聽見趙大人說:"整火腿大半有氣味,還沒有罐頭好。"我又被侮辱了!其實我自己也明白,我的病,已經很沉重了,胸腹裏,似乎都

不很安寧。

毛先生家裏寒村極了，滿屋子盡是書。

——這是咱們大人叫給毛先生送的微禮，請毛先生賞收了罷!

毛先生的視線剛由近視眼睛鏡射出來到我身上，我一見就愛了他。——他那和藹可親的面貌，也不能由你不愛的。

——難得你家主人想得週到，可是火腿於我，也沒有多大用處，我也沒有什麼親友轉送，自己弄來吃，也麻煩得很，請你仍然帶牠回去罷!

——我說你先生也用不着客氣啦! 今年給咱們家送禮的人多，咱們大人的好意，你也不要辜負。

毛先生遲疑了好久，我的肚子痛得了不得!

——好，你就擱在那裏罷!回家謝謝你們大人。和他說，近來我，人不大舒服，也許過節也不能上他那裏去。

——咱們大人成天忙着咧，你也不用麻煩，好，再見!

——別忙!別忙!

他在枕頭上厚紙包裏，取出了四十個銅子兒，當十銅子兒。"好，給你一點茶錢!"

——不用客氣，不用客氣。(他已經拏在手裏邊了。

李貴是經過困苦艱難來的，幷沒有十分嫌少。）

現在我有了交代了，能常和毛先生一塊兒，我是多麼高興呵！他屋子裏沒有女人，沒有聽差，沒有烟味兒，沒有洋火腿。沒有宣威，沒有板鴨，沒有魚翅，沒有海參……祇有一株桂花，那桂花也許不是丟臉之役的同伴，誰知道呢？

毛先生把我端詳了一會兒，又嘆息一陣，我沒法子安慰他。我和他說什麼呢？他是一個孤獨的人，我是一個孤獨的火腿，咱們不是同病相憐嗎？

——我把牠拏去送給誰呢？（他自言自語地。）

"毛先生！我願意和你一塊兒，你別拏去送人罷！"我這樣叫着，毛先生也沒有聽見。

——人世間既沒有一個人可送，那我就把牠弄來燉起喫罷！

"好！好！燉起吃我也可以，反正留着我這個病軀也沒有用，我實在也不願意奔走哪！"毛先生依然沒有聽見。

—— 一年以來，倒了楣，誰都忘了我，難爲他還給我送一隻火腿來。喫了牠！喫了牠！

他鼓着勇氣，去取了一把菜刀，戰兢兢地加在我的身上，毛先生把我送到幸福的國土去，我眞得爲他祝福。

我快要絕命啦!

他兩隻手一齊加了上來,已經開腸見肚了,我的生命,眞是不絕如縷。我高興,我高興,我作了這許多罪惡,我是應該這樣死的。祇不過使毛先生失望了,他發現了我滿腹都是蛆。

——罪惡!罪惡!

毛先生?請別咀咒我,這都是蒼蠅先生作怪呀!我謝謝你,我從此也再不去奔走了!

流浪人的厄運

煤烟,汗味兒,叫聲,車箱裏滿載着疲乏的征人。好容易到了漢口,我們落在一個小客店裏!

甜蜜的睡眠,將引我們到幸福之鄉去,各人顏面上都表示出無限的歡慰。洗澡過後,我們很早就把沉重的身體放在床上去了。

絕不和我們的理想一樣:臭蟲的發覺,如火車裏呵欠的傳染;我們都感着不安。

煤油灑遍屋的四週,我們終於睡在樓板上。"如果煤油在這乾燥的空氣裏燃起來呢?……好!滅了蚊香,大家不許抽烟。"

老實說,片刻的安息在過度疲乏的我們,早已勝過死的畏懼,况且燃不燃究也不能定呵!

嘻,嘻,我……唔……你……這麽……蕩意的呻吟,床的震動,繼續着,自隔壁傳來,有時還聽得見一些窒息似的聲音。我聯想到兩具活屍,……呵!神聖的工作呵!

——你怎麼眼睛發紅?

——我一晚沒有睡着!

次早的清晨,我們大家都起來了。

——沒睡着?爲什麼?

我告訴了他們,他們也合意了我的聯想,並且猜想,大概是落伍者的生涯,資產階級的享樂。可是我却恨極了!他們擾亂的安眠,如臭蟲似的。

——哈!哈!隔壁子聽水響,有趣!有趣!

——對!聽隔壁戲也不叫人一聲!

——你眞饞!我在那裏還沒法睡着,叫你!這是我答他們的譏笑。實在我也沒有法止着蕩聲的傳來,不管我怎樣故意咳嗽,和打地板。

我蓄意要看那兩個擾亂者,一直到我們喫完早飯,漱了口,還不見動靜。

——你瞧!你瞧!有意思!有意思!洛陽女兒對門居。

——Béatrice 的發現嗎?那樣狂什麼?

——你來看!你來看!

喲!不壞,不壞,秀潤的卵圓臉,玲瓏的眼睛,十四五六,蒼白色。眼光直射過來,兩根Parallel lines.

一間煤烟薰就的樓房,滿晾着漿洗的衣服,通俗的

用具，但是一架大木床，粉紅的帳，湖色的被，雪白的呢氈，更襯出煤烟的黑。除臥具之外，你眞怎樣也想不出這是美人之居。不過這一點印像，還得請加入在你的腦子裏去，看去在那屋子裏，他還是一個主人翁咧：神武門趕出的太監似的，四十以外，五十歲以內，沒有鬍鬚，痴肥，一件布的短袖汗衣，一張白手巾斜疊着纏在禿頭上，臉黃腫，不很奇醜，却也絕不會引得人愛。他正對着我們，吃粥，大米粥，醬黑色的鹽蘿蔔一顆顆地直往嘴裏送。…

——我害你……我不願意。老人家用了一千八百。……把玉蘭給我叫上來。人家使三個丫頭！

來哪！來哪！隔壁戲開幕哪！你聽那說白。那含酸意的怒嘶；女人的聲音，女人的聲音。

——水 ……網籃裏頭把……給我拏出來。你不下去陪她？嗡？有什麼好看去看哪！那個不要你去看？那裏是一朵花嗎？

——叨（註一）我還不說，…… 你不是說要出去買東西嗎？我才不跟你們一路。……她叨我哪嘛！叨她媽的口。

我不瞞你，我們這位女英雄，昨夜的擾亂者，實使我

非瞻仰瞻仰不可。也幸好天生就板壁上有一個罅隙，我看見我們的女英雄哪：她正在梳粧，鏡匣安置在她的對面，鏡子裏可以看得見她幾分之幾的容顏，一點也不動人。她的對手方呢？斜倚在被窩上，廿幾歲瘦弱的青年。吮着一枝六寸長的充牙紙烟嘴。

這一齣戲不會單調的，我已經看見男角預備上場哪，除了喁喁私語，沒有聽見他的開場白，就是："不時興？戴了一兩年？放你媽的。"依我們的推想，這一句話大概是爲了一枝花或一頂帽子，再不然就是什麽裝飾品。

——你叫老人家拏錢嘛！（女英雄的吼聲。）

——老人家拏錢？拏一塊錢，買一瓶生髮油，他不叨人。（落物的聲音；似是一把梳。）

——人是個賤皮子，不打，不鬧，不叨人……

他的人性論還沒有完全發揮，她又發作了："你去你的，她要滔你保得了險薄（不）？"

——嘻！嘻！她叨，我不下去和她幹！

——左一個爛娼婦，右一個爛娼婦。（女英雄越發得勁兒，叫聲裏我們又可以聽見一些不明瞭的囈語，膩達達地，呸，呸，接吻的聲音，床響着。我們祇得轉頭看對面的美人：情形並沒有什麽變更，他們似乎是正經的談家常，也可以微微地聽見他——那屋子的主人翁——鴨

婆似的語調,她醉人的眼光偸偸地射過來。)

我曾想過,如果我們把這兩對生物拏來分類,隔壁這個頗能盡量在放縱雄健上作功夫,對面那個却能表示幽深沈默之美,也許可以說一個表現的是希臘主義,一個表現的是希伯來主義,更明白一點,簡直可以說一個是散文的,一個是詩的。但是可憐的我們呀!什麽散文?什麽詩?不過是肉麻的小說,打油的詩呵!

爲什麽我們的女英雄,一定要把這一些瑣碎事拏來有聲有色的宣講呢?我懷疑。

——聽見!怕她聽見!她那點乖?

——不要鬧!

無須我們鼓掌,又開幕哪!

——那個(註二)鬧得好聽(唸平聲)?她要叨在街上去叨。

——難爲你(註三),小聲點兒。祈求的聲音。

——我怕哪個,哪個沒有這些事。……是呀!有錢就好。皮包提起作甚麽?

——你要換錢打嗎?……翻𨃩子(註四)哪個偸你的東西?

——你下去,你下去陪她一路!

——你要我賭咒嗎?

你瞧，我們的女英雄要出來啦！

但是女人們都沒有那樣乾脆的，她要換鞋。

——穿什麼鞋子？

——就穿這雙多蘇氣！(註五)……不行！不行！……沒有……

——沒有？你不是跟我講好了嗎？

——難爲你，快點穿，我不和她一路。

進來的是一個老媽子："老爺，太太請你下去走啦！"

——你下去說，我曉得。

——還哄我，不跟她一路咧！哼！（食指在臉上用勁地拂了幾下。）

老媽子嚓嚓嚓地下了樓。

出來啦！出來啦！

丫頭走後頭。

對手方走中間。

臃腫的淡灰色華絲葛到長不短的衫子，高領全包着短頸，上面接着就是頭，二十多歲，多得多，多得來把她的對手方顯得來年青了好些。粉，雪花膏，顯得黑眼眶更黑些。男子呢？當然不健壯，長長的臉，長長的身材。

他們還沒有全下樓，樓上就有好些人議論起來。

夥計說這位老青年是卸任的㝡府徵收局長，很找

了幾個錢。還有正太太，老太太，老太爺住在樓下。……

看船的人，回來說六點鐘就有船開，收拾行李，依然在人海裏漂流去罷！

四點鐘我們已經在船上，我的心裏還懸掛著，不知今夜又是怎樣……！

(註一)叨人等"罵人"。—— 這上面大部份對話，是四川話。

(註二)——"誰"。

(註三)"請你"，"謝謝你"……

(註四)翻𡁠子卽"什麼"。

(註五)"漂亮"。

Ballism

天敏先生一夜也沒法好睡,明天的主席煩擾了他。

旣有他自信的說話天才,和應付羣衆的手段,又有他對於文學特殊的硏究,—— 分行寫的長短句詩——能幫助他選擇羣衆愛聽的話句,在我們看來也就儘可以不必再用很多心思在明天主席的取得上,但在心思縝密的他可不然。實在明天的會也和旁的會有點兩樣,也許這正是天敏先生必須用心的地方:第一是黨派複雜,主席的取得是在所必爭。雖是他同他的同黨王質夫早已商量定妥,說聲推擧臨時主席,就先由質夫把他提出,然後再由兩三個同黨把他一擁而上。但質夫又素來膽怯。第二明天這一個會除了黨派複雜而外,還有教授,名流,遺老,——這都是他用了一月功夫和九牛二虎之力才去弄來作貨樣的——縱然當了主席,言辭也煞費躊躇,又恐怕太討好了羣衆,得罪了教授,名流,遺老;對於名流,遺老,教授一味的要好,又怕討羣衆的駡。這些都沒有難着他,不過費了半點鐘工夫,他腦子裏早已把一切都預備好了。但是還是不能睡。他又想到他那件油

污馬街的寒村;又想到修改簡章字句的麻煩; 又想到他明天事前應如何的補養: 早上至少得吃兩個生雞子,爲的是說話響亮,午飯至少也得找一個好地方吃去; 一下子又在他的襯衣口袋裏摸着他的朋友預繳的一塊會費: "好,好,一切不成問題! 眞窮得跰人!他媽的,明天就先拏這一塊錢去華美吃一頓西菜去, 剩下四角叫一個包車。"

天敏是大學校裏的三年級生, 可是他的天才和手段,却不是隨着他的年級學來的, 他歷來就把學校的功課看得比屁還淡,他也很知道利祿是不由學問而來, 說得更好一點, 他的手段, 簡直是與生俱具, 天才由於天賦,在他更不成問題。如果你以爲他對於功課不注意是由於他成天努力於社會運動,却又大謬不然: 他在這裏是主張說話主義的, —— 他所創的主義很多——他以爲社會上的事,職務應該分配得很均勻:作事應該有人,聽話也應該有人,可是最重要的還應該有說話的人。而他呢?他就是最重要的說話的人裏的一個。他的會作新詩,不知道是否由於他的會說話,可是因爲他會作新詩,也就會編輯稿件了,這倒是確實的。現在他不作新詩,也不當編輯了,他唯一的職務,就是說話,就是愛國。按理說,詩人本無所謂國界的,可是說話而不愛國,這確又是

一件難事，也許說話與詩人二者不可得兼，於是取說話而捨詩人了。要是那樣，那又是他固執的地方，詩人而愛國正有的是，他正應該分一點時間，把我們很光榮的元代歷史拏來做一部長的史詩，藉以揚揚我們的國威，而他不也成了說話家而兼愛國詩人了嗎？這一着他却沒有看着，眞是殊堪浩嘆！——他靠說話以餬口，現在也感覺困難了，不過他覺得人們都要他說，而他也似乎必須說，於是他就成天在這一個會場裏，那一個會場裏，說，說，說。（因爲他身兼十三個團體代表之職。）說了過後，深更半夜，回到家裏餓着肚子熬到天亮，也是常有的事，這都是爲國爲民爲自己呵！有人說應該把爲自己放在第一項，我看不盡然：要是他祇爲自己，那爲什麼他不繼承他詩人之名而學作小說來弄稿費呢？弄稿費不會比空說話強嗎？成見！成見！誰說詩人不會作小說？作小說的人不會吟詩則有之，而詩人却萬能！

陽光已經映入了窗戶，他才抱着主席，教授，名流，遺老，馬褂，西餐，包車等紛擾而入夢。彷彿聽見了鼓掌的聲音，彷彿自己已經站在大禮堂的講台上，又彷彿在那裏宣布開會宗旨，口中唸唸有辭，與簷間早起的麻雀的吱喳聲相應。

晨粧至少費了一點鐘，抹雪花膏，打撲粉，搽頭油，

還得用揮發油去馬褂上的油漬。"王質夫今天不會不去
罷!" 他一邊這樣想,手錶的長短針,使他着了忙: "怎麼
就到了十一點!" 因為他還得吃西餐,還得親自去會名
流,遺老。以及他們那黨裏——就是他們的小團體裏的
中堅分子和打手等等。打手的必須,是在兩派拾口鬬手
的時候。他連忙穿上馬褂,鞋子也來不及喫,在鏡子裏來
回看了幾下:正面,側面,半側面……很滿意地幾步跳出
門去:"洋車!洋車!"

大禮堂裏起初是一些互道寒暄的三五成羣的小
團,除了說"天氣好"而外,有談國家大事的,有談考試問
題的,有評頭論足的,有幾個含遊離性的女會員在那裏
等得真不耐煩:"還不開會,我們就走罷!""待一會兒!待
一會兒!忙什麼!把圍巾擱下來!"……帶着螞蟻也得滾
下來的頭的天敏先生正在那裏四處奔走,臉色紅紅的,
葡萄?威士克?白蘭地?誰知道?

——怎麼王質夫還不來?

——我剛才見着他的,他說他去把朝大老張約來。

——怎麼今天才去約人,早又不去!

漸漸男人們也感覺不舒服,轟轟的聲音,表現出不
安來。當時就有一個人跳上台去:

——請大家稍爲平靜一下，兄弟有幾句話向大衆報告報告。

果然聶聶的聲音，就被天敏先生的天才征服下去了。

“本來今天約定的是兩點鐘開會,現在已經三點半,這也是中國人慣於遲到的惡習，就是兄弟也到遲了半點鐘,是因爲有幾位老先生那裏,恐怕通知沒有送到,所以兄弟親自去了一下。現在再等十分鐘,等兩位起草員到了過後,咱們就開會。”

他在那照例的抱怨聲裏下了台。果然王質夫抱著一大捲油印,和着一個同伴來了,他也放了天大的心。

——開會!開會!

——我舉密司李淑光。(書記報告開會後，接着就是推定主席,這個聲音,就是由一羣人裏面出來的。)

天敏先生的臉色立刻就由蘋果色變成天灰。灰心!灰心!一夜的苦思!

但是李淑光女士終以說話太多嗓子喫力爲辭，苦辭了,大家都有點歉意。因爲密司李也是一個說話大家,而且在那十幾個女會員裏面,又是最活潑的。

——我舉何天敏先生。(王質夫懶懶地吐出這幾個

字，天敏先生以爲有意和他搗亂。也許是昨晚那一頓夜飯，天敏先生沒有給質夫先生付錢。）

他看着時機不可失，幾步跳上講臺去，立刻就把他昨晚費了一夜功夫預備好了的話匣子打開：

"兄弟本來素不長於言辭，不過本着黃梨……嗡……顧炎武先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又不能不言。況歐風東至，美雨西來，不有主義而共倡之，勢將淪於滅亡，又不得不言。現在既承大家謬推兄弟作主席，兄弟實不敢當，請……"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算了罷！算了罷！

明明含有輕侮之意，但是天敏先生"當仁不讓："

"那麽現在我們就開會……油印的草章想來大家都有了？第一首先得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的主義，雖然第一次大會已經大家通過，不過譯音，譯意還沒有决定，所以今天章程上仍然寫的是原文，在這一點請大家先注意注意。"

——Ballism!

——Ballism!

——Ballism!

這樣的聲音，充滿了全場。

忽然嚴肅起來，這是因了說話大家李淑光女士的起立和顧盼："淑光也曾把這件事詳細地討論過，我想我們這種主義還是隱秘一點的好，第一是恐怕爲政府所監視，救國不能，反，反，反……（全場鼓掌）第二中國人愛的是字面好看，所以，所以（全場鼓掌）淑光想把牠譯成鞠盡主義。我要把牠譯成鞠盡主義的原因，也有好幾點：第一點依古意鞠就是球，古人也有蹴鞠就是踢球之意。（幾個年在四十歲以上者點頭者再）第二點我們的主義既是這樣偉大指全地球而言，而在社會上又要努力活動如像一個球，那就不能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全場又鼓掌。）所以淑光就藉了武鄉侯這兩個字來譯我們的主義。第三點：n，n，n，淑光這兩天說話太多，總之，這是我個人的意見，不知道大家以爲怎樣？"

全場鼓掌過後又靜默了一會。

——我贊成剛才這位李，李，李女士的意見。（年在四十以上點頭者再者的一位代表了他們的意見。）

——我贊成哼式李的意見。（一個女人。）

——我贊成密司李淑光的意見。（和王質夫一塊兒來的。）

——還有旁的意見沒有？（主席問。）

忽然一位洋服先生叮咚跳上了臺：

"兄弟是剛由日本回來的，日本留學生也曾付我代表的使命。最可恨的日本人，旣經這樣欺侮我們中國，我們焉有還能再住在日本之理？所以當兄弟回來的前幾天，留學生曾開了一個大會議決要全體回國，幸好兄弟曉以大義，力主"救國不忘求學，求學不忘救國。"才把風浪平下去了！但是我們愛祖國的熱心，并不敢後於諸公。決不肯以五千年之歷史喪於倭奴之手……"

洋服先生背書似地把大家弄得莫明其妙："討論簡單！討論簡單！"還是天敏先生手段高明："對不住大家，我還沒有向大衆報告，此次有專爲愛國回來的，一個是羅鉅卿先生，一個戴成能先生，羅先生就是這位，（手式）戴先生是由法國回來的，現在時間還長，我們就先請羅先生發表對於本會的意見。"

——噓！

——統！

"主席先生前天上我家裏來，談到這件事，我想中國不是缺少主義，是缺少一個大主義來把牠統率起來，現在諸公旣有 Ballism，兄弟是萬分贊成。"

下台，下台。

——現在我們還是討論正名問題。

——我想就譯作天一主義好不好？（點頭者再者之

一。)

說這句話的老先生是史學部的講師，特別專長的是易經，他也知道天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及什麼玄之又玄，玄牝之門。天一主義就由易經而來也說不定。

——許老先生的意思，以爲可以譯作天一主義，大家以爲怎樣?(主席。)

——請許老先生申明理由。

許老先生一根曲線站了起來:"敝人對於主義沒有研究過，我想主義也和主意一樣，人沒有主意是不能生存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也正是叫人要打主意的意思，何天敏先生的主義很多，他那一天和我說中國非有一個大主義不能救國，我想大家必有同感。既要譯名，敝人不妨供獻一點意見:世間最大的是一，一生萬物，天又包括萬物，我想就譯作天一主義就好。"

又一根曲線坐了下去。

——許老先生的話，兄弟很表同情，不過有一點許老先生還沒有表示出來，就是我們主義內面還包含得有我們必須向各方面活動的意思。我想提倡主義是正大光明的事，我們不如就直譯作圓球主義。(某青年。)

——這樣譯不好，那樣譯不好，不如就叫 Ballism。

（另一某青年。）

——主席！（一聲霹靂，把衆人都驚了一下，這就是由法國回來的戴先生。）我是一個工人。我剛由法國回來。我在法國五年，就沒有看過這樣開會。（噓，統。）噓什麼？有意見也不讓人發表嗎？眞是 Chinois，法國常罵人的 Chinois！我在法國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你們這些 Bourgeois 成天喫了飯沒事幹，這樣譯，不好，那樣譯，不好，現在已經快到五點鐘，我們不留一點時候去喫飯嗎？"

衆人才有了肚子餓的感覺。

"我想就叫 Ballism 也不對，我的理由也有三點：第一，Ballism與Bowlism 的音相混，恐怕人誤認爲我們是飯碗主義，是第一點。第二，Ballism 又和 Police-men 的音類似，我們既不是警察，又叫做 Police-men 幹嗎？這是第二點。這樣看來有這麼些不便，所以我第三點還是主張 Mademoiselle 李的去進主義，她說去進踢球，這不是很好嗎？"

——表決！

——表決！

——我們已經討論得很多，現在我們來付表決，先來，有贊成密司李淑光——的——意——見——把我

們的主義叫作鞠進主義者舉手，一，二，三，四，n，n，n，……大多數通過。下邊同盟會三字改不改?——沒有意見，(因為大家都感著肚內空空)通過。第一條:名稱，本會定名為鞠進主義同盟會。第二條:宗旨，本會以愛國救民為宗旨。宗旨也很要緊，請大家討論。

——我想以憂國樂民為宗旨，好不好? 范文正公說過:後天下之憂而憂，先天下之樂而樂。

——唉!唉!唉!

——後天下之憂而憂，先天下之樂而樂。

——後天下之憂而憂，先天下之樂而樂。

大禮堂裏，沉悶的空氣全改變了:除了笑聲而外，祇聽見，而憂，而樂。現在莫明其妙的，却僅是主張改宗旨的某青年，忽然他臉上的顏色和主席表同情，但這不是葡萄，不是威司克，不是……誰也可以斷定。

——這小子怎麼洞庭賦也記不得!(點頭者再之一帶着微笑鄙夷的語氣說。)

——誰是小子?誰是小子? 我引的是岳陽樓記上的話，誰不記得洞庭賦?眞混蛋!

——誰混蛋?就引岳陽樓記，你也還是有錯，隨便罵人，你才混蛋!

——你混蛋!罵人小子，還說人混蛋!

——揍他，打，……

——主席維持秩序！主席維持秩序！

——在會場裏邊罵人！

——罵你幹嗎？混蛋！

——你才混蛋！

——Chinois!

——散會！散會！

主席那晚上大概又睡不着。

請　　願

濟民大學的學生也怪，必定要講什麼衞生，必定要要求在那一個小小的寄宿舍裏添修一間厠所，以至於鬧到五六十人全體包圍校長室實行請願。吱吱喳喳，眞快把校長先生的耳朶也震聾了！

"校長先深（生）說的，有什麼什（事），舉梁（兩）個代表去說。"一個聽差從校長辦公室的門露出一個頭來這樣說。

——好，好，王敏，就你去罷！

——兩個！兩個！

——周達三，我舉周達三。

——去，去，去。

王敏，周達三兩人開門進去。果眞門外邊，也就安靜了。

——什麼事？用得着全體都跑來嗎？

校長先生眞有點着急，他最怕的就是學生起風潮，現在風潮果然起了！他那二指寬的一撮小日本鬍子一動一動地似乎是說："我的天！你們眞來與我爲難了！"一

雙手執着他剛取下來的常禮帽。那半塊圓球似的常禮帽。一隻手扶着整潔的簽押桌。

——沒有什麽，我們來要求先生給我們添修一間廁所。(王敏說。)

——修廁所?你們寄宿舍裏,沒有廁所嗎?

——有是有一間,不過寄宿舍剛租來的時候，庶務先生就把牠改成房間租給同學李羣靈住去了!(周達三說。)

校長先生遲疑了一會。他首先想的是五六十人住在一起,沒有廁所,也確不是辦法。後來又一想五千塊錢的開辦費早用去了兩千,這一個月的經費,月薪,還得預備,修什麽廁所再用去一些,怎麽夠呢?他又怨張庶務不應該改廁所來租人。因爲他在這一點確看得比別人清楚,曾再二再三和張庶務說過:"新辦大學,無論如何,除了學費以外,我們不能多賺學生的錢。要讓學生知道我們辦大學,完全是公開。以後學生們才肯來。將來也不愁不發展。"但是張庶務一定得把廁所改來住人，眞不知其心何居?

——你們不能對付一下嗎?這一點小事幾十人跑到校長室來,不是……"無理取鬧"嗎?這一句話到了口邊,又咽下去了,因爲他很知道現在的學生,他不當學生

也才兩年。當年在T門的威風，他自己這時也還能記憶。那威風對於他眞幫助不少：到美國留學因爲牠，建立三新主義，因爲牠，就是當濟民大學的校長也何嘗不是因爲牠。那威風使他的夢想一一都實現了，要創主義，就有三新主義，要辦大學，就有濟民大學的校長等着他。自然他爲了這個也不是沒有用。很多無益的腦筋日夜去想，花了不少的車錢去奔走，但是現在目的總算達到了，就是連幾年前所渴想的長期馬車也坐上了，那又有什麼不舒服呢？但是學生竟自敢爲了一間廁所起來鬧風潮，當校長眞比作學生難呀！

——我們除了和庶務先生說過好幾次外，還給校長寫過一封信，有四天了，沒有回信，所以我們才來的。（王敏的回答。）

——有四天？我就沒有見過你們的信。

——是我親自交給聽差的。（說這句話的是周達三。）

——好，你們先下去，回頭我問問張庶務再說。

"不成！不成！""五六十人在一塊沒有廁所臭死人！""………""………"王敏和周達三兩個代表還沒有回答，門外的聲音已經又煩擾起來。

現在的學生眞囂張得很，這一點小事也用包圍政

策。臭？成天在街上走着，醬色般的東西，陳列在你們面前你們也不說臭？可憐我們這位校長，縱有滿腹牢騷，也發不出來。眼看着形勢不好，祇好勉強答應了。

王敏，周達三，鞠了一個躬，退了出去。學生們也隨着鳥獸散了。

——聽差！

——是！

——他們有什麼信來嗎？

——有的，在抽屜裏邊。

——蠢東西，你怎麼這麼混，爲什麼不早給我看！

——那封信來了好幾天，因爲大人這幾天沒有來。今天大人來了，正想給大人看，他們就來了！

不因他是校長先生四年前當學生時候的聽差，就得免於叫"大人，"因爲校長先生部裏還有差使哩！聽差必得稱"大人。"他也願意聽"大人"這兩個字，如像當學生時見着要飯的稱他作老爺，他必得給一個銅子兒一樣。不過這時聽着"大人'二字的愉快，已經不很興奮了。

信上面除了五六十人在一處沒有廁所，頗有不衞生之感，請速即添修以外，幸好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侮辱尊長的話。

——你去叫張庶務來！

——是是是。

校長先生的才學，除了辦大學以外，還富裕不少。他還是文學家咧！你看他對學生的手段，多麽玲瓏？現在他又坐在那裏想他的剛才那首口占五絕了！"感君惜寒意，恨無廣厦千！"上一句爲答謝之意，句法腔調都不成問題，祇是下邊這一句稍爲差一點，表明自已非甘小就，到還可以，不過這個典用得太笨。——千與上邊的間，韻到還和偕，間，千，千，間。管他的，反正曹七爺又是一個假古董，那還騙不了他？也許他還說大有古風哩！他想着，想着，自己也就滿意了。如果要問校長先生爲什麽不迎合新潮流做新詩？我可以老老實實地告訴你，這件事在咱們這位校長先生早已是過去的事，他已經迎合過了，况且他現在又祇須爲名爲利；不找愛人，作新詩幹嗎？

張庶務是個短小身材，他在校長先生當學生的時候開過公寓，校長先生那時候，也會住過他的房子，而且欠了兩三百塊錢的房飯，所以這次校長先生找好了董事，籌足了五千元的開辦費，就叫他來當庶務，暗暗中是表明以資酬報之意。

——你坐，你坐。(張庶務端立方嚴眞似一個辦事人樣地坐下了。)

——怎麽你又把寄宿舍裏的廁所改了房？

——先生，那怎麼不改？ 那麼大一間北房，作廁所，多麼可惜！

——你把牠改了房，學生們怎麼方便？

——怎麼不方便？西房基角上，不是還有一塊空地？

——我說你們北京人，眞不講衞生，那怎麼受得了！

——受不了？ 受不了他不知道跑到胡同口兒去拉去！

——現在他們已經來請願了，我看非爲他們添修一個不可。（校長先生無法和他辯駁，祇得說明自己的意見。）

——好罷！

——你算一算，得多少錢？

張庶務遲疑了一會兒。

——要不了多大，反正容得下兩個人隨時輪換，也就成哪！（他一邊思索一邊也想到校長先生的儉德以至於因了五毛錢的酒飯和馬車夫打麻煩。—— 所以這麼說。）

——也得大點，至少得同時容五個人。你算算得多少錢。

——你不知道，現在什麼都是貴的！ 爲了我改那間房，我去天橋買一張破門，還化了八毛，你瞧瞧現在那樣

不是貴的？

——你就算一算，得多少錢。

張庶務又沉思了一會。

——反正我也說不清，大概得五百塊錢罷！

——五百塊錢？（校長先生的眉毛一根一根的竪起來如像因受驚而自衞的刺蝟。）

——反正我也說不清，咱們去問問內行考較考較去，你瞧現在哪樣不是貴的？

——好，你去問淸楚來再說罷！

張庶務說着"好，好，"出去了。

校長先生張一張屋子裏已沒有了人，抽屜裏取出一張雪白的紙，鋪在棹上，先寫好了"歸途口占"四字，繼着又寫了一行小楷"敬呈七爺斧政。"當他寫七爺二字時，他也停筆思考了一下，不過他終相信李念卿的話"這位假古董你不稱他七爺，他是不舒服的。"隨着把詩也錄上了。

寄宿舍裏的學生們，都面有喜色，因爲他們有了新厠所。不過任何一件事，總難得令人完全滿意，五個位置的厠所，在他們還以爲小。那知道校長先生心血籌來的經費，已經又去了五百多！而他們還說校長吝嗇，五六十

人的廁所祇拿幾十塊錢來修。如果祗照廁所的外面來說，自然頂多也不過值一百塊錢，不過由庶務先生到泥匠木匠中間須要經過的路徑，也就遠了，所以有大部份是應化在買路錢以內的。况且校長先生又是留學生，留學生又那裏有閒心管這類小事，并且校長先生自己也明白這就是他的房飯賬的出處。

平等二字，眞值得懷疑：先別說人，就是土地也眞有貴賤之分。一塊地而作了廁所，那眞得臭死一萬年！這樣說來，我們眞可爲濟民大學寄宿舍的廁所賀，因爲才下三天雨，那廁所就支持不住，一命嗚呼了！幸好學生們的宏福大，一個也沒有受傷。要不然，廁所與學生之間這場官司，又恐怕終沒有結束的一天。

"庶務先生是怎麼的？爲什麼廁所剛修好不上一禮拜就倒場了？我們得問他去。"風潮又起來了！

幸好庶務先生警覺得快，自己就叫人收來拾那些敗瓦頹垣，預備改建。不幸那晚上他的賬目又被一個學生看見了，這一次讓出地基的遷移費，一共又寫了八十七元三角二分。這消息一傳出去，學生們眞又不安起來："那兒用得了八十元？十塊錢也用不了！"

——哼！要不了八十元？（這是一位素不說話的王大鈞說的。）

——怎麽?你要得了嗎?

——你知道修的時候，用了多少錢?（王同學的反詰。）

——多少錢?

——多少錢?五百五十七塊多!

——五百五十七塊多?

——中國人辦事就是這樣的!

——我們得向校長說去!我們得向校長說去! 那不成!

但是終沒有向校長去說，因爲後來就被一個比較老誠一點的同學止着了:"公家的事,管牠幹嗎?"

其實這個錢也并不是公家的錢呀! 牠是咱們校長憑一張嘴去對付來的。這點苦衷他們怎麽一點也不知道?

幸好不幾天濟民大學也就停辦了! 所以寄宿舍的廁所,也就可以不必改建。停辦的原因,究不大明白,不知道是因爲廁所倒塌,以其象徵不好,而不辦呢?抑或是大學停辦,與此無關。不過那時取締私立大學的風聲甚爲緊張,也許不無關係。又有人說校長先生并不願意永久辦大學，他也知道辦大學是件難事,不過把濟民大學

拏來作一個橋。橋的意味兒,那就更深永了! 反正現在S省的當局已經久仰濟民大學校長之名，早有敦請其爲公署顧問兼任 H 大學校長之意,學生們也不愁前濟民大學校長的大才無發展之處。

牧　　牛

"朋友！我老實告訴你，我的從軍，與其說是救國，毋寧說是救自己……"

秋風起來了，學校還正在鬧考試問題，西郊空氣雖然好，却非久居之地。那一天，天已經將晚了，我突然想進城，看看有無開學之望。

衣服穿好了，出門看，沒有車，等了好一會兒，也不見來。這兩根脚幹，不一定就不能走。好，試一試。哈！哈！我這人畢竟不是死屍。

我戀起舊來了，我一路走，一路想，安置了我兩個多月的農業大學，愛我的窮朋友們，給了我無窮安慰的自然，快要別離了！

晚煙從蒼鬱的樹林裏吐出來，白霧瀰漫在綠色的稻坪上，最奇怪，靜靜地，夏蟬也止着了長鳴。溝邊蘆葦裏有鯉魚不時發出吧，吧的，覓取食物的聲音，白色未滿的月，在淺藍色的天空裏，伴着我，走，走……

這那裏是我享樂的時候，我愛那帶着萬枝金箭，刺人的太陽，溫柔的月亮，分開手罷！

兩匹輕騎，打從我身旁過去，衝破了我的寧靜。誰家紈袴子？

要經過墓旁了，我遠遠的隱約見着高聳的白楊，——我很疑惑，為什麼墓前必得種這類的樹木？蠢人！你要借牠來助你的悲思嗎？幸好，沒有多大響動，我看一看那最使人觸目的白色長方形的墓，我的頭轉在一邊，過去了。

那一天歇在西城一個朋友家裏。

兩年來突然改變宗旨，少交朋友，缺乏車子兒和他們往來，不過是原因之一。

——我去會誰呢？到學堂去看一看過後。（第二天早上起來，我這樣自問。）

阿儂要講什麼主義，已經在監獄裏了！有的伴着愛人消夏還沒有回來，有一大部分已經畢業，去社會裏東搖西殺去了。新近進來的，我又不認識。

好！好！憑着運氣！看這幾個霉鬼在不在家。

學生教授正敵對着，教授要考，學生不要考，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結果是教授們用了緩兵之計，恩施兩禮拜，熟讀兵法，一戰，再戰，又可白白地費時一月之久。

我的天呀！三百六十元的薪俸。

温柔的月亮，我們還得一塊兒相處，窮朋友們還有功夫一塊兒發牢騷，偉大的自然，你又將怎樣安慰我呵？

如果老許不在家，就祇有到老張那裏去喝一杯茶去。

玻窗上糊的紙，變了樣也變了色，我知道一定有毛病，轉了個灣，進去一看，果不其然。近窗立着一位同學，在那看像片。

——Mr.許搬走了嗎？勞駕！

——搬走了！

這個怪物，怎麼搬了家，也不給我一封信？

——請問他搬到那裏？那位先生如像洋車夫多向他要了一個子兒似的，答應了我一個"不知道"。

先生，論起來我們也還算同年。（照舊章）雖然沒有介紹過，這一句話，我也不敢說，四顧一下，這曾充滿過我們的歡語的一間小房間，也改變了好多。轉過背，兩步出了門，心裏才平靜一點。默默的和那屋子道了一聲：“勉侍新知！”

也許他正對着愛人的容顏凝思，倒楣的我，豈不又成了罪人。

老許這個鬼，窮得要命，往那裏走？問號房也不明

白，並沒留通信處。校警說，聽說是出京。

出京？出京？有點什麼鬼？

老張在家的。朋友少了，找茶喫也難，我眞得謝謝他。我們先談了一會兒家鄉的兵災，旱災，這裏祇好粗描一筆了，"訴窮"是多麼討厭！

——學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光陰在他們眼裏，眞是一個大也不値嗎？

——難得說！難得說！學堂現在已經成了兩黨。因爲前一次擁章失敗，不免還有點報復作用。

——不見得罷，大教授們作這樣的事？

——國家主義正盛行的時候，打倒英國，打倒日本，教授們先見之明，不會先把學生們先打倒來試一試？

說得老張自己也笑了。

——別開玩笑，上海慘殺案又發生了，眞是痛心的事，中國人眞雞犬不如！

——惟其這樣，學校必得考試。

——依我想主張考試的人，不免還有點這種心理：學生氣燄太高，學風須得整頓，話雖變得新一點，其實思想還是與開倒車的百步，五十步，此其一；學校旣脫離教部，自己本身也得樣子裝得十足，此其二。

——像你這樣說,國家可以不愛?——你到會享清福,農業大學一住。

——你要曉得我不是主張非考不可的,誰願意拏一個月功夫,幹這玩意兒。不過教授們還正在那裏興高烈采地做"愛國與求學"的夢咧!

——呸!教授會愛國?經驗多,智識夠,誰還願意來走這些寃枉路?口頭上,紙面上,隨便談談,做做小文章應應潮流到還可以。

"你老先生的牢騷一發就收不住,好,好,改天再談,我今天還有點事。"張老兄眞是天不怕,地不怕,他敢不以教授爲然!再說下去,就是政治問題,趕快抽身。

臨出門他還和我說:"說不定這次又有幾個馮省三。"我說:"祇可惜大家都怕失去他們的鐵飯盌。"眞是人心不古,馮省三堪稱至聖。

自從出西郊過後,我的屋子也好久沒有整理了!那灰塵,那蛛網。常聽人說,屋子得要人住着,這句話眞有點道理!

老許他往那裏去?也不寫個信來。說他窮得無可奈何,跑到什麽地方去自殺咧,不會帶着行李。况且他平常的言論,總是說要我自殺,非先殺兩個人不可的。他往那

裏去?

呀! 這不是他的信? 無意中打開抽屜一看,才發見了,我認識他的筆跡。許是聽差看見我沒有回來,給我撿在抽屜裏的。

開頭就是這幾句話: "朋友!我老實告訴你,我的從軍,與其說是救國,毋寧說是救自己"。

這傢伙想不到他還跑去從軍, 眞是士別三日! "救自己"這樣的老實話,他到常說,我不會引以爲怪。

以下是我照抄的,請大家賞鑑這位丘八。

我到這裏來,一切都好,已經有半個月,我也很會服從。我知道你聽說我從軍會很詫異,所以我走的時候,也沒有來和你商量。因爲一和你商量,大概祇有苟安下去的。我的窮,你很知道,但是我的從軍,並不爲這個。好在現在我的眼淚已經乾涸了, 告訴你,大概也不會使你很爲難。我的兄弟,爲我而死,是前兩月的事,你知道。誰也想不到,我的父親也於本月初三棄我們而長逝。相知如你,也會感着不安,是不是? 你想我那時怎樣?——其實死也沒有什麽,如果是終其天年,再不然,就是害急病死也沒有什麽,但是我親愛的父親,不是因天年而死,也不死於急病,天哪,你竟是這般殘酷,他是死於饑餓!!!本鄉的旱災,雖然影響我們的學費,但究不是切膚之痛,現在

牠竟吞噬了我一家人所倚賴的父親。夫復何言？好在你那時在農大，不然你也許也要陪我不少傷心淚。一再思維，祇好出此下策，回家餓死旣不願意，——我也曾想回家去看看我的母親，和兩個妹妹，我的女人，小孩，但是我一想不但沒有錢，縱有錢回去也是同歸於盡——畢業也無法繼續，有什麼法子呢？朋友，你寬心，我現在習勞以自慰，很有功効。

你不主張復仇，這一點我本想不告訴你。不過也說給你聽一聽吧：你相信"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這一句話嗎？我很相信。大旱的來源，我已經認淸楚了，我得向那方面進攻，但是一張嘴，幾篇文章，是絕不行的。我告訴你，我的父親不是天餓死的，是…………我得復仇。

社會是一個大地獄，每年加入的新鬼有多少？這極少數的新鬼，有幾個能堅貞倒底，不受舊鬼引誘的？結果還不是一鍋黑泥漿！

你們等着我們來和你們造就舒服的安樂椅罷，結果得不着一個狗窩！你們祇有到天上去淸白。——依我的主張停辦大學十年，各地醫學堂改軍醫，化學物理各系有用之材，一律併在工業專門研究"死光"等類。

來！來！和我們一塊兒，有黑饅頭吃，不會看飯館裏掌櫃的顏色。到了你學成過後，年紀也不會再使你愛她

的愛你了，當新鬼又得變成舊鬼，多無聊！嗚號了，敬候福音。

許崇武立正。

(照信封上的地址，加上現在這個名字，寫信來，就可以收到。)

老許這傢伙眞可以，一派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樣子，眞像一個軍人。——難爲他改得這樣快！

我也把這件事想了好久……畢竟我的父親還不會餓死，隔一年半載也會兌幾個錢來還債，還是當大少爺，讀老太爺的書好！

這一個月的變像罷課怎麽辦？

呵！呵！農業大學牧場裏還有十幾頭牛，我就去牧牛去罷！

月　　色

這時除了遠來的幾絲嘆息和邦——邦的木柝聲相應和而外,大地一切皆安息,沉默,寂靜。

銀灰微帶一點淡黃的月光,從那小小的窗櫺射入僅容一人在裏面睡,站起來還有可以小步的够五步的一個圓週旅行的空地的獄室裏來,斜映在地上的四條平行線,像英文抄本上的一角,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可見天上的蒼狗沒有追逐,地上也沒有風。

——月亮也許又正圓了?這時候。

但是,獄中的人怎麼知道。呵!呵!

她沉思了一會兒又舉首看那永死的漆黑實帶褐色的筆直的鐵窗棍。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她又繼續她的常課了。——這是她無限的慰安:在心裏數窗梗。

鐵窗無語,再轉頭看那蛛絲,塵土佈滿的四壁,也依然沒有回答。

——爲什麼,爲什麼今夜的月色這樣溫柔?……帶

着千付面孔的月亮呵！你曾經解脫過我的。

她回想到她犯罪之夜。

——謝謝你，（指月）——你把我引送到天國裏來，你又來安慰我。

獄室在她直是極樂世界，她覺得已經脫離了一切塵世的煩惱和苦悶。一月以來，她容顏上也新添了處女的誘人的玫瑰色，雖然每天所吃的除了六個窩頭，還有幾杯開水。

——你那悽慘的面孔，對我眞似有無限的魔力。牠叫我反抗，反抗。

那四條平行線，仍然一動也不動，但她總覺得牠是點首微笑了！

——我得這麽樣生活，我得這麽樣生活。

當她在中學畢業，智識足以判斷一些事時，在她腦子裏面，就建築了一個她自己將來生活的規範。她謹嚴地管理自己，她用她的全力趨向理想的路徑，她以她自己的是非來判定她周圍的事物。自然，她更不滿意作任何人的附屬品。所以當他父親："婉兒！你歲數有這樣大哪，我看何世兄實在不壞，廿四歲就作營長，將來不愁不能發展。……"這樣和她說時，她會有勇氣答覆她父親：

"爸爸,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有我自己。"

但是,家庭的形勢漸漸地發生了變化,她惟一的倚靠,——她母親——也因了寒熱誤於庸醫別離了她,別離了人間。她父親除了咳嗽而外,實在是不能工作了。哥哥雖然大學畢了業,但是不知道社會不給他位置,或是他簡直就不去理會社會。

她不得已一面作家庭教師,一面在大學裏上課。

——華君!這樣實在不能維持了! 你再去何老伯那裏試試看,我不信他銀行裏一個書記的位置也沒有。

就這樣他哥哥第二天又到了何經理家裏。幸好他還沒有被客廳裏的銅器銀器震懾着,雖然不很流麗,却仍然寒酸地表明了他的來意。同時發亮的痰筒裏的水也似乎火火火地發出笑聲,何經理的兩撇鬍子下,跳出藐視譏誚的字句:

——位置不是沒有,你父親和我又是老交情,不過是……嗯……我看你們似乎很過得去似的。……

靠在左腿上的那隻腿不住地上下搖動,何經理的眼睛祇隨着那掛在對面的大鐘的秒針轉,半天也沒繼續他的話。

——不是十分艱難也不來求何老伯設法。

他哥哥不得已又說出這句話。—— 要是再退回去十五年，這一句話一定還要輔以哭聲的，現在他要哭也哭不出來了，祇覺得心裏怪難受。在這種時期“品節”大概是被“肚子餓”征服了的。

——我說，你的妹妹，——是妹妹罷？——不是已經會自己找錢進大學了嗎？我們這樣的窮光蛋，那裏高攀得上。

呵！對我妹妹。……侮辱！侮辱！——最使他難堪的：明知是侮辱還得謙恭地加以解釋。

——這件事，還得請何老伯原諒原諒。……這原是舍妹那時自作主張，也許這時再和她解釋解釋，我想她也沒有什麽不願意。

——那也沒有什麽，小兒現在已經快升團長了，我想要娶一兩個老婆，也不很難。好，我快要到行裏辦公去了，位置不是沒有，你待幾天再來看看罷！

——婉兒，機會不要再錯過了，何世兄是我親眼看見長大的，將來一定有好處。唉，唉，……唉，你也可憐，可憐我……

這時她心裏已沒有以前那樣堅決，固執，却不是因爲何世兄作了團長，實因她不忍再看她家庭的衰敗和

老父的可憐，而且年齡使她的"我得這樣生活"的理想，也隨和了一些。

——總之，爸爸跟哥哥得萬分審愼才好。

沉靜了一會兒，一隻貓又跳起來打倒了煤油燈，她早覺得不大吉利。

她哥哥也因爲了自己的生活，要使他妹妹去……也歉然似的：

——我想子良不會大壞，學問是說不上。

子良就是她的何世兄了。

訂婚過後第二天，她哥哥就作了行裏的書記，而且，預支薪水三月。

婉如愛妻惠覽自一覩沉魚落雁之容顏遂思舉案齊眉之歡樂爲此等因准此不如早結婚之爲妙想不我遐棄也尙希回音爲盼

愚夫 何子良頓首　七月十日

她一下子，就楞着了，大的信封，可以看得的字，胭脂紅的"……團本部緘"，曾使她一度快樂的，但是內容使她楞着了。

——小姐，送信來的兵要候回信。

她才醒了過來,遲疑了一下:

——你去跟他說,小姐現在不在家,信,回來交到就是。

她這時竟不能原諒她的何世兄。—— 實在何團長自從有生以來,就難得自己寫信,除了會照例填報告:本營兵士若干名,現到若干名,請假……若干名以外,他的信都是被旁人代寫的,這封情書在他還以爲他那名士團附是大賣力氣咧!

最使她莫明其妙的,是愛妻和愚夫的突然襲來。

就是最終的辦法:臨嫁潛逃,也沒有辦到,她不得已進了爲新人預備的馬車門,以至於她所最反對跪拜禮也和着何團長一塊兒行了。會賢堂充滿了好些穿馬褂的大人先生們,打躬作揖地在那裏,喝水,嗑瓜子,抽煙,笑。成羣的丘八,穿黃衣的,灰衣的如當大事一樣地忙。他們看新人直似玩猴戲:

——漂亮得哩:跪,叩首,再跪……

——好玩極嘍,你瞧,何團長又脫去馬褂長袍,穿上軍衣,帶上盒子砲哪,他眞把新娘當作刺客一般的看待。

殊不知他自己才是刺客咧!嘿,嘿……

來了,他們倆坐在一輛汽車裏,兩旁站着兩個全武

裝的護兵，何團長很多情地把她擠在右角上，她情緒亂極了，一句話也不說，嗚嗚嗚地就把她刼入了洞房，怎樣進的洞房，她自己也不明白。

屋子也不小，可是似乎全爲木器設的，壁上滿掛着……師長祝，……全營兵士敬賀，……一類千篇一律，百無聊賴的喜聯，銀的三星，琺瑯藍瓶，盾，紀念杯，擺滿了一桌，一件件都給她一種俗不可耐的感覺，尤其是一張石印的曼陀畫，時裝仕女，特別用了寬金邊鏡架盛着，貼掛在床頭粉紅色的牆壁上，再加鏡框旁的一個月份牌，像莫巴桑的女人的一生的面畫似的，她眞就要這樣和着她討厭的人一塊兒看那月份牌上的紙一張一張地撕嗎？

——新娘怎麼不開通？林黛玉似的今晚還要和寶哥哥鬧脾氣嗎？寫情書的張團副也有點急了，但是怎樣也逗不出一句話，她正想着她的命運，——她想自己决定她的將來。

——張團副，你再逗，新娘會拿洋話來駡你。

——呵，我才想着新娘還是女學生，女學生應該開通一點。

——已經夜深了，別就誤別人值千金一刻的春宵！我們提出條件來罷：第一，我們要請新娘跳舞；第二每人

緊緊地握一次手;……

——屋子這樣小,跳不開。

——跳不開,不會在床上跳嗎?唉,唉……

——別搗亂,第三,第三?

——和每人Kiss一下!……

——好,好,Kiss一下!

怎麽,他們都把我當作猴子玩嗎?爲什麽他們要這樣侮辱我呢?人類就是這樣高貴的嗎?男人組織的社會!——這就是她把每一句話湊合起來的結論和疑慮了。

他們仍然叫囂着,結果人人都含了一點怨氣:

——怎麽,新娘是啞巴嗎?

尤其是張團副,電光射在他的臉上,紅紅的泛上了春潮:

——媽那巴子,咱們還是回家去罷!

這一句話又由名士味兒而轉到桓侯風了。她不懂得媽那巴子的意義。

——何團長哩?怎麽藏起來了?

——報告營長,團長現在有一點頭昏,回頭就來。

隨後他們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尙小雲是不壞!""趕程艷秋差多了!""我說還是馬硯雲好,又年輕。"……

由戲而賭，但是總不能十分高興，新娘不說話。不得已大家還是帶着他們肥重的軀體：“道謝！道謝！”

就這樣斷送了我一生嗎？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呀？——寫這樣的信！佈置這樣的屋子！交這樣的朋友！……

——二妹。你餓不餓？

這樣的聲音，驟然把她驚了一下。什麼？二妹？誰叫我二妹？——呵，聽說何家還有一個寡嫂似的。也許就是她罷！她才把她無力的腰肢動了一下，搜索答覆她的話句：

——謝謝，我不餓。

她不便怎樣稱呼她，也沒有抬頭看她寡嫂的黃瘦的臉。

——不要客氣，都是一家人！不愁穿，不愁喫，公婆也好對付，…………

這也許又是一個妄人？她沒有理她。

新郎進來過後，屋子裏就祇有他倆了！

他在她旁邊坐了一下，又立了起來，立不着，又倒下去：

——嗯……嗯……醉了呵！

她祇對着那張曼陀畫凝視。

——受不了，心裏怪不舒服，不，不，……

他又坐了起來，黃白的東西立刻發出很大的聲響從他口裏直瀉到地板上。一些赭色的雨點直往她身上奔去，酒味兒的釀蒸往她鼻孔裏鑽。

——咱們好好地一塊兒睡罷！

丫頭收拾屋子，他也站起來擱下手鎗。末了，他這樣說。他雖然沒得着回答，但是他不能自禁地去解她的紐扣。她身子猛地一轉，倚着亮湛湛的黃銅床柱，頭愈是低下了，他明看見兩顆晶瑩的珍珠掉下來。他想安慰她，坐近她的身旁。

——怎麽，有什麽可以傷心的？好日子，哭幹嗎？

語句間明明還帶着生氣的意味兒，沉在懷疑，恐怖，無可如何的大海裏的她沒有理他，他自己也覺得事情是弄僵了，站起來在屋子裏，來回地走了幾步。怎麽？不理我？哭？幹甚們？那點對不起她？哼，人說女學生難惹，我還不信。眞有她的！小子！來！……

她愈想愈悲痛了，無母的兒對着這一個陌生的人，猛獸，凶神，鬼，這個陌生的人，猛獸，凶神，鬼，今夜就要把她生吞活剝地吃了下去。…… 嗯，嗯，……嗯嗯，……弱者呵！永久的弱者呵！………

眞哭上來了！信也不回，張團附那句話眞給他說準哪："瞧不起人。"哼，哼，瞧不起人，反正跟着我那到不比旁人，今晚下就得給她一個威風。還有什麽"自由戀愛"，也得給她說個明白，姓何的不會那麽傻，給女學生擺佈，當王八。他想到這裏幾步走過去，一手把她拉了過來。這隻羔羊眞似遇了一頭凶猛的狼，恐懼得腦袋差不多快縮到肚子裏去，但是那爪子把她抓住了。

——你說，你說。究竟是什麽事使你不滿意？……咱們家裏不比別的，讓自己的媳婦講什麽自由戀愛，今天先和你說清楚，有什麽親人捨不得，你就去跟他去，我可不能當這份兒活王八。

她極力從他手裏擺脫，但是總是失敗。

他酒後的手力也減少了一些，猶如他的憤怒猜疑的情感不能在同一情狀下維持得更久遠一樣，他先有點失悔，覺得對於女人不應該像對待一個兵。不過這還是瞬間的，他一下子又覺他的言辭舉動的得當，女人們就不是什麽很好的東西，應該使他有點畏懼。後來他總覺得佳期之夜也實不能太下不去，但是他總想不出什麽法子來轉變那已僵的空氣，他的手可是就先鬆開了。她仍然一點也不動比縛着待戮的羊還要安靜些，但是內心裏却比揉成一團的蛛絲網還亂。

幾日來應酬的疲乏,酒的催眠,把他征服了。他順便躺在床沿上,不久她聽見粗大的鼾聲。她的左臂慢慢地從他頭下移開!她無力地輕輕地坐了起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死死地釘着那張曼陀畫,忽然又在鏡子撞見一個兩條淚河,在鼻翼兩旁懸着,粉臉上似冰河初解的頭首,她怎能相信那就是她。

我必得受命運的愚弄嗎?我沒有我的意志嗎?鏡子裏的她沒有回響,她又低下頭去:孤獨的我,老病的父親,無用的哥哥,找誰去?我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我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這是地獄!這是地獄!他是魔鬼,我是罪犯了!…………

她又轉頭看一看死屍的他,再在鏡裏又看一看她的愁顏:"呵,你,你,你的理想,一切都不能實現了,你不過是附屬於人的東西,在他眼裏,你不過是一個玩具。玩具!玩具!……"

她不敢再看鏡裏的她,她自己也變成了一付鬼臉。她伸手扭滅了電燈。……

好愁慘悽涼的月色呵,你爲什麽照臨一個不能自主的人,一個純潔的羔羊?!——月光沒有回答。

微風閃動窗上的樹影,她的心也隨着搖曳。

不,我爲什麽不能自主?我爲什麽被人玩弄?我就

沒有了自己嗎？但是，這死屍是我死刑的執行者！她遽然起立，兩步到了桌子旁邊，戰慄地一手從盒裏把手鎗取了出來！

——絕無意義，欺服弱者的人間，我們還是長別了罷！

院子裏靜悄悄地，那寡嫂在睡夢裏還看見她的丈夫，何經理在紅陞班打完牌過後，就住在花魁那裏了。婉如的父親也近睡興方濃，因爲他覺得如釋了重負，她哥哥呢？前半夜也曾爲了一個女友的幻影所縈擾，現在是死在睡鄉了。誰也沒料到這夜裏的慘劇。

她的手指在機舌上試了幾下，右手竟漸漸地重垂下來。

——我爲什麼要自殺？我是有罪嗎？

外面的風聲更大了，但是牠不來解決這一個問題。

——自殺畢竟是弱者呵！爲什麼不？……爲什麼不？……

她把鎗口轉向前方去，那時她的心祇是空空然的，什麼也沒有，眼睛也覺得分外明亮了些，前途似照着萬束火把。全身的肌肉也似乎不聽她指揮，她竟不相信有她自己，祇覺得一切的力都聚在她的右手上吧！

鎗聲響後,她自己也暈倒了,吶喊了一聲:“我殺了人!”

子彈從他前腦左側進去的，祇聽見隨着鎗聲後一會兒有一細微如放氣枕似的聲音，隨後又好像剛殺死的猪的氣喘,他猛烈地跳了起來，躺了下去，又跳了起來,又躺了下去,喘聲更大了,如極度疲乏的牛,……

她又想起了她幾次在法庭上情形來了：多麼冷酷的法官,想得着我的口供!

——你爲什麼不說話?你說,是不是你殺死了你的丈夫?

我爲什麼要答應他?他懂得什麼?

——何李氏!這已經是第三次審判.再不說話,本審判長也必須按律定罪的!

何李氏?什麼何李氏?她昂然地站着,望了審判長一眼。

傳何趙氏。

上來的是何家的寡嫂。

——何趙氏。

——到!

——你說你曾經當天晚上問過她的話，她答應過

你是實事嗎?

——是的,審判長! 她的確答應過。我記得很淸楚,她說:"謝謝,我不餓!"

——爲什麽她這時候老不說話呢?

——那個我不知道。

怎樣也得不出口供來,末了按照新刑律三百十一條,減等永遠監禁。

柝聲又起來了,也許快要天明了罷!

蛋

A

張大人醉意中眞與奮得不知所以，橫擱在床上，眉飛色舞地，時而用手撫一撫馬二奶奶的頭髮，時而用腿去敲一敲她的腿。可是馬二奶奶把這樣的舉動，看得比一天要吃兩頓飯還平常，她祇顧烤煙，不理他；他也似乎不得勁，祇兩隻眼睛時開時閉地把她楞着，開着時如像一隻猫釘着一隻老鼠。

在他看來馬二奶奶的嘴臉，直可換他的生命。

自然，她的嘴臉在全城中也不是沒有名，櫻桃嘴，眞正的櫻桃嘴，小得和三四歲的小孩一樣；卵圓形的，鵝蛋似的——當然事實上要大一點——一張小臉，眼睛，眉毛，鼻子，耳朵的配置也絕不是人工所能作得那麼愜當。尤其是那無時不掛在嘴唇上的微笑，她用來表示各種不同，相反的意思：善，惡，喜，怒，愛，憎，……的微笑，似乎上帝造就她祇給了她微笑的本能。也許這正是被知名的最大一點。

但是紅顏多薄命，幸或不幸她二十歲就死了丈夫。

不知道是因爲她不知道悲傷，抑或是她不願作機械式的哭，所以，雖然她丈夫一命歸陰，但，她却不會下過淚。起初幾天人還用"死生有命"一類話來安慰她，後來她丈夫的同事們看見她自己已經很能自慰，他們也就把朋友身後的囑託弄來安慰自己。就這樣，她的生活也漸漸的寬裕，而馬二奶奶也就變成全城紳士，官僚，尤其是自命名士的師旅長們談話的資料，和景仰，拜倒的對象了。

現在她已經二十八歲了，但是粉，雪花，胭脂把她因多抽雅片而起的灰黃色遮蔽起來，使她還和二十四五的少婦不相上下。當她坐在四人轎裏跟着一個護兵在大街上飛跑時，誰能說她不是某闊人，遺老的姨太太；或準闊人，遺少的少奶奶，

張大人除了愛她的嘴臉而外，還迷了她的交際手腕。他以爲要想升官發財，非有像馬二奶奶這樣一個姨太太不可。他腦子裏來回地在那裏打算，怎樣把她取來擱在家裏；一面又恨他的女人什麼話也不會說，却又不讓他討姨太太。蠢東西！蠢東西！竟敢對自己的丈夫說這樣的話："你要討姨太太，就把我攆出去。又要討姨太太，又要留我在家裏受活罪，給兒子作榜樣，我可受不了！"眞是蠢東西！他又看了一看馬二奶奶的粉紅短襖。

她一面執着煙籤在那塊兒小玉石上轉，一面却仍想着她的表兄。怎樣成爲表兄的，誰也不明白，也許是他開煙(註)比她開得好而又恰姓了她外家的姓。——不過近一兩年來她確是有點厭倦風塵了！這到是的確的。

(註)烤煙斗上的工作，四川叫做開煙。

——又在那裏發什麽瓜氣，儘釘着人。

馬二太太把煙烤好了，捲好了，安上了過後，順手把煙槍順過去，但是張大人不似平常立刻伸手來接，馬二奶奶眼皮往上一翻，才看出張大人的視線直射到她的臉上死也不瞑目的羊似地一點也不動。她的兩隻壓在張大人的腿下的小腿往上一活動，又笑嘻嘻地說了這兩句話，張大人的神才入了舍。

——就是你……讓我……釘……着……你！(多情地，油膩地，頑皮地他慢慢地吐出這幾個字，仍涎着臉看她。)

——儘說這些不三不四的話！…還吃不吃？

——不抽嘍！

——怪難聽的，討厭死！又說北京話。

——眞是總記不着！我的好太太，下回再說你打我。

——不要再東說西說，哪個是你的太太？你的太太在你們的大公館裏。

——唉呀，嘿要說，除了你誰配作我的太太?

——哼，又來這一套，要是你看得起人啥，我的表兄早出來嘍!

他思索了一下。

——你表兄出來倒容易，光是表兄出來就不認得人，那我有啥子辦法?

——我不是給你說過了嗎? 什麼時候你把你的太太弄出去，我就來跟你。

——好，那我明天就去給李處長說，後天就把你的表兄放出來，再把那個蠢東西弄她回娘家，萬後天你就到我家裏去。

——祇要我的表兄出來得了，什麼事我都依你。

——後天一定出來。我已經和李處長早說過哪，看我面子上，五千塊錢也不用罰!

——那我表兄的千兩雲土呢?

——你還想要那個? 私販雅片一個錢不罰就放出來，還不好嗎?

——呵，呵，我們隨便運點土來自己吃吃，就是私運雅片，那楊師長拿輪船裝起往上海運，又算什麼?

——那自然大不相同，他們是賣了錢來買鎗，爲的是衞國安民。

——算了罷，我不聽你的肉告示。

B

張大人就是十四年在觀音場上和西施結婚的朱元璋。現在人不稱他朱元璋了，祇是老前輩叫他做敬文，朱元璋祇是他的諢名。諢名的來源，自然是起於他那由額部至下頦那根過於凹入的線了。這條曲線，却又與胸部的凹入一致，因此背有一點駝。臉上還有天花爲虐的瘢痕。但是這些對於他和西施結婚一點都沒有妨礙。鄉裏的美人在土豪鄉紳眼裏是可以用勢力用錢去論斤買得的。因此觀音場上祇微聽着幾個好事者的閒話："哈！哈！朱元璋和西施結婚。—— 哈！哈！朱元璋和西施結婚。"他就爲他父母娶了媳婦，她也就作了人的媳婦和妻子。——西施是觀音場上因了風水慣養美女的陳甲長家裏的最漂亮的一個，但是因了他沒有功名的家世，和僅夠養女的財産，遂使他的女兒任人瓜分。觀音場上的人們對於歷史上的美人，僅知道西施，而陳么姑兒最美，所以陳么姑兒就是西施。西施對於男人。也沒有多大願望，她覺得似乎每個女人都應該有一個丈夫似的，而況朱元璋還在唸書，將來還不會妻以夫貴而討封贈嗎？朱元璋確也很愛他的夫人，因爲縱然依着他不很純良的脾氣，也不能找出她什麽錯來。這樣他們第二年就成功了一

個孩子。

二十二歲朱元璋在縣高等學校畢業過後，錢又使他入了中學。中學留了兩年級，到六年上也畢了業。社會不讓他服務，他父親也說他每年的租穀還可以叫他兒子升學。又因爲王知事是在早稻田大學畢業的，於是他也就被父親送到日本。七年回來，又在北京住了一年，才回到家鄉。日本話他是不大會說的，但是他說他會看日本書，兩次被法政學堂轟出來過後，他却作了省公署的第二科長。

他歷來就覺得觀音場這樣一個小地方把他的大才壓住了，當他作了科長時，他就全家搬往省城。

這時的西施在張科長看來却老大不順眼，他覺得他不會說話，不會笑，對於他的政治生活前途，實在沒有什麽幫助。因此他又想起那日本最合人意的下女。“眞可厭！這個蠢東西一點也不像日本的下女。”這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他差不多要灰心了，他覺得中國的女人沒有一個能體貼入微如日本下女的。馬二奶奶的發現，在他却以爲是“菩薩顯聖 Miracle”。因此他就成了橫亙在馬二奶奶的床上短笛無腔信口吹的張大人，入幕之賓。

那晚上已經兩點鐘哪，他才回家。一回家來就發他

女人的脾氣:"眞是我們當男人的就是天天給你們作牛馬的嗎?半夜三更跑回來,門也喚不開! 這麼早,就睡,又不是攤屍!"

西施坐在旁邊,沒法答理他。迎風的淚燭,在那裏搖晃。隔壁傳來他兒子的鼾聲。

"眞是像你這樣也配當太太。沒有那麼多!"

"看在兒子面上,你少說幾句好不好?"她忍不住回答了他這兩句。

"還好意思說兒子,你配作母親嗎?"

她的頭又低下了,滿眼眶盛着淚。

"眞好意思,你配作母親嗎? 地方我也走得多,我就沒有見過你這樣的母親!"

她的確不知道怎樣做母親,除了純眞的愛。她也不知道怎樣做妻子,因爲社會和家庭教訓她的祇有服從。而張大人却以爲當妻子祇服從還不够,有時還須要如馬二奶奶的……的什麼祇有他知道。

"究竟是條子把你充漲哪?天天一回家來就拏這些來和我鬧!"

"和你鬧?我曉得條子? ! !……"

"也不要再哼哪,這樣罪你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明天我就回娘家去,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話說清楚哪，又不是我休你。什麼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就算我自己心甘情願回娘家去永世不回來，好不好?”她說這一句話，也不過是試試她男人的心腸。她還恃着她有一個十幾歲的兒子，他不會以這樣鐵石心腸對待她的。但是她祇得了一個“隨你的便!”他立刻就跑去書房作美麗的夢去了!

她怎樣也睡不着，雖然收拾東西，已經夠使她疲倦!——還有什麼呢?祇嘆她自己的命。她持着燭臺輕步移到了他兒子的睡房裏，不覺眼淚又一顆顆地往外邊湧。燭光照在她兒子的臉上，紅潤潤地，一點也不像朱元璋。但是她是不會作母親的，她必須和她的兒子別離!

——昌兒，昌兒，明天我就不是你母親哪!你爸爸成天和我打架，你也看够了!明天你就不再看哪!

她心裏這樣念着，又在她兒子的嘴唇上吻了一下。

——我走了你也許會好點，免得你天天陪我吊眼淚。……我的兒哪，我想你不會忘掉我罷!……你長大了，千萬不要像你父親。……幸好我也祇有你這個兒……。呵，你也有十六歲了!

大地寂靜，屋裏祇有嗚咽聲。她心如棼絲。

——媽!媽!……姆，姆，……

她的兒夢囈中叫了一聲依然又沉睡下去！

漸漸窗紙就發白了，她吹滅了燭，仍然回到自己的房裏。張媽來和她打臉水，她也不要，祇叫她等大少爺起來時和大少爺說，叫大少爺不要念她，她過一個月就回來。倉卒回鄉，是因爲他外婆病重。

D

張大人也起來不晚，不過才十點鐘，因爲他平常至早也是要十二點鐘才起來的。所以起來早的原故，是因爲他一晚用思想太多了：第一他想到要是他的女人再不走，他就直捷把馬二奶奶迎娶到家裏來，如果有人向他理論，他唯一的理由，就說他的女人不能生育，在他，有一個兒子還不滿足。第二就是怎樣迎娶馬二奶奶了：用花轎或是就用平常轎子？請客不請客？請多少客？叫兒子怎樣稱呼？…… 後來他決定了一早起來去和馬二奶奶商量過後，他才迷胡了一會兒。似乎他和馬二奶奶已經在一個芙蓉帳裏，似乎他也升了官，似乎他的房子也高大了好些……滿意極了，一翻身他的身子從床上摔了下來，在那地板上，咚的一聲。"唉喲！——唉喲！——"驚破了他的迷夢。他慢慢地爬了起來：雙手揉着腰，一面暗叫倒楣。

呵！呵！怎麽這樣晚哪？他幾步進入他女人的寢所。

——怎麽，太太哪？

——我不知道。張媽誠惶誠恐地說。

——叫看門的來！

——推矢爬運糞似的她一拐一拐才出門去。

——李爺！李爺，大人有吩咐！

張大人心裏雖然知道是怎麽一回事，而且很痛快，但是他還得問："太太上那兒去哪？"

——太太今天早晨起來特別早，她一起來就叫張媽叫我給她喊轎子。她說要到東門外四眼橋碼頭去。我問太太，大人知道不知道，太太說"大人知道。"

——好嘍，下去罷，沒有什麽事。……呵！還有大少爺咧？

——他一起來，就去上學去哪！（張媽說。）

馬二奶奶活躍在他腦子裏，使他立刻坐也不安地："叫大班提轎子！"

勤務已經不大趕得上，但是他還嫌轎夫怎麽不生翅膀。他想着馬二奶奶，也許還沒有起來。呵，睡美人多麽有意思。也許已經在梳粧了，水晶簾下看梳頭，也好玩。第一句就得跟她說，那蠢東西已經被我很不費力的攆走了，那她應該多麽歡喜？這樣多麽好，一對美滿的夫妻這就成功哪！……腦裏有事想着走起來也快些，他一

看見北橫街的小區在他的眼前橫着，他就知道要到了。他又在他扶手板左邊的小鏡子內看了一看他的尊容，捏了一捏他的鼻子。眞討厭！爲什麼不長高一點起來？

轎子停下了，張大人對着

——忠厚傳家遠

詩書繼世長——

這付對字發怔，因爲在忠與詩字中間正橫着一把大鐵鎖。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自問。也許去買東西去了？不會的！買東西也不會鎖門。

勤務轎夫一句話也不敢說在那裏站着。

——站着幹什麼?還不去叫街坊來問一問。

勤務答應是是。

隣居誰也不敢前來說話，因爲他們都是善良百姓，他們一切都說是不知道，尤其是關於軍人的事。

後來那勤務才弄來一個砍柴賣的老媽子：

——先生！先生！

那勤務狠了她一眼，又拿脚撥了她一下。

——是，先生，我不不知道。

——這是大人，不准叫先生。你剛才不是和我說過，你送柴去，馬二奶奶說不要嗎？

——是的，馬二奶奶說不要。

——旁的說什麼沒有?(張大人問。)

——沒有說什麼。那個時候馬二奶奶正和裴老爺在房裏吃酒。

——吃酒?

——是的,吃酒。他還給我一塊臘肉骨頭吃的,那塊臘肉眞作得好,跟火腿一樣。

——後來你不說又喊四乘轎子嗎?(勤務問。)

——是的,四乘轎子,像搬家的樣子,裝了不少的東西。

——搬到那裏去呢?(張大人急於想知道。)

——那我不曉得。

張大人又看了一看那忠字與詩字間橫着的一把大鎖,他心裏想着"這忘恩負義的東西!"嘴裏罵:"混蛋!混蛋!"——呀,張大人又說起北京話來了!

勤務與轎夫現在對於混蛋都很懂得。祇是那賣柴的老媽子莫名其妙:混蛋?混蛋是什麼?是臭鹽蛋麼?

話　別

——獵食者生活的一片——

他這人眞再囉唆也沒有了！你要借錢給我，你就乾脆拏出來，不借就說"不借"，這不給哪？明明白白給他說："我要安爐子，借給我三塊錢，三塊錢，至少三塊錢，"但是他必得在身上這裏摸，那裏摸：

——祇有兩塊！

——兩塊我就不要！你要借就借三塊罷！

——眞的祇有兩塊！你一定要三塊，那我就下禮拜一起給你帶來！

兩張票子又立刻進入了他裏衣的口袋。

——眞沒有，你就先擱兩塊在這兒也行！

——如果你能在別處借一塊錢先安爐子，禮拜一我再帶來還他也好。

——上那兒借錢去？我的朋友誰不是窮光蛋？

兩塊錢拿在手裏，我想，今天就得把爐子安好，明天

是禮拜，禮拜日我"最近的情人"要照例地上我這裏來。

已經是幾個月前的事，我偶然地在一個地方吃飯，席上有兩位女同學，那時我的未婚妻已經到北京，考起了某先生所認爲最不公道的師範大學，而且正考北大。A女同學知道一些關於我的未婚妻的事，由於傳聞，或者由於他們向我的問詢。她一邊喫着，一面向B女同學解說："Mr.朋的——的嗡，嗡——" 大概一時尋不出很適當的字。

——Miss石，Mr.朋的 fiancée……一位男同學的補充。

——呵，呵，最近的情人！（B女同學帶談笑地說。）——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人這樣說："最近的情人"。有趣得很，最—近—的—情—人。

後來她和他又給她說 Miss 石怎樣考上了師大，又怎樣又考北大。

北大也是最不公道的，我的她竟自失敗了。

不過我却得着一個很大的教訓，這就是那一句至理名言："最近的情人！最近的情人！"第一她曾給了我絕對的自由，不讓人把我當賊看待。——二十幾歲自身的問題還沒有解决的人在他們或她們中間的言語行動，不是常被一般人當賊看嗎？第二我自已也應該自慰自

慰:我有了情人哪!並且"最近的"三字表示了我過去的幸運,似乎是說我已經有過若干情人……。

冷浸浸的一間小屋子，對於最近的情人自然不很合宜,有安爐子的必要。安什麼爐呢?洋爐?紅煤因了丘八先生們的恩賜而非我們所敢妄想。白爐子是無法再低降。——因爲白爐以下還有什麼最低階級,我還不知道。——我這個賤軀也許不會被煤氣薰死,可是也說不一定，雖然我死了也不會比街上死了一隻老鼠更值得嘆息，但是又何妨出出氣加上一個煙筒,這樣加煤也要方便些。所以大約要三塊錢。

約好了安煙筒的準禮拜日早晨八點鐘到，竟敢不來。那兩塊錢在我口袋裏睡得不耐煩地祇是叫。忽然最近的情人來了,朋友也來了，幸好還有借來的一個白爐子代我酬應。

到了喫午飯的時候,那兩塊錢大有非"脫穎而出"不可之勢,好,就讓你滾蛋罷!五個人一餐飯喫下來,也算不奢華,一塊多。但是我的天哪!我的朋友,我的最近的情人,他們連我的白爐子也喫下去哪!

以至於沒法在白爐子上安煙筒而又貪取煖的人，除了倒楣時受點煤毒以外,大概沒有別的善後。那一天

我一起來就覺得頭昏，喉間也怪不舒服。眞可厭！爲什麽我這個賤軀會一下變珍貴起來，區區的煤球兒也敵牠不過？但是還得上課，還得給人上課，還得商量演劇的事……。

昏昏然拖到下午。白爐子的煙筒還在那裏縈擾。

暑假期間爲了學時髦，圖舒服，試着穿一雙絲襪子，但是一禮拜就洞穿了。—— 本來穿絲襪子至少也得有一輛包車，肉薄者流而妄學時髦，自然也得受一點懲罰。秋天快完了，在上海的岳父又寄來四雙絲襪。聽說這東西在上海賤。好，反正任何棉襪也沒法弄到手，再學時髦，——本來穿絲襪子而坐在包車裏面，至少也有塊什麽東西，皮的，氈的來把膝以下遮着。冷起來了，和北風賽跑，不好受！不好受！

衣籃裏舊破襪的發現，給了我很大的慰安。但是又在什麽地方去發現舊的破的煙筒呢？

演劇的事談到末了仍然是錢的問題，我仍然頭腦昏昏地在那裏瞎說，時而天上，時而地下。主人的夥計已經來催了好幾遍："先生，開不開飯？"已經是六點過當然開飯，但是主人還在那裏遲疑。第一我實在不願意喫他公寓裏的帶藐視而侮辱的鹹飯；第二是人數太多，六個人，已經比喫掉我的白爐子時多了一個，他雖然早有了

一個白爐子，但是六個人也許還不止喫掉一個白爐子，那是一定的。所以我就堅決的叫夥計爲他開了一人的飯。

病了就不喫飯，這是多麼痛快的事，我可不然，一面頭腦昏昏，一面肚子裏還表現需要。不得已寫個信找對面公寓裏的一位朋友L君要飯吃。回信是這樣：“請你就過來吃!”已經不成問題，我想。又坐了一會兒，想了一想劇社的名字，於是我就去吃飯去也。

不成問題的總成問題，L君的公寓早封了火。

他這家封了火，當然旁處也不會不封火，怎麽辦?——怎麽辦?呆着!

——想個什麽法?—— 新一春也許還可以勉強寫帳——但是也恐怕封了火。

沈默比什麽都好，我沒有答應他。這時候我祇感到我應該去作賊，這個賊不去盜精神的愛，要去盜物質的愛：“我要吃飯!”

——一晚不吃飯，你過得了嗎?——你早知道麻煩，你爲什麽不早點來?

沉默比什麽都好，我沒有答應他。心裏自問着我爲什麽就到了這一步，究竟我要讀這鬼書來幹嗎?“爲什

麽不早點來?" 這一句話我可受不了，我是成天預備來開客飯的嗎? 我家裏有的是可以欠帳的十二兩烙餅或者是半斤麵,不然,我們聽差的窩頭,他不會借一兩個給我嗎?要是他有。

——你爲什麽不弄點稿費? 這種生活雖是大家都應該嘗試嘗試,但是對你也不一定就很好呀!

他不懂得我——這種生活對我是再好沒有了，至少我可以寫出一點東西來。這幾天已經是提起筆起一個頭又放下,不知有若干次。弄稿費? 那更是笑話,除了夾着尾巴往天津跑的老虎以錢買苦力而外，誰還願意當寃大頭? 而且我這種水平線下到若干萬丈的東西也就沒有人要。你也不去到任何一家報館的庶務先生那裏翻一翻帳簿來看,那裏面也有某先生的腦筋費嗎? 紙張和印刷是報紙的最主要的部份，拿什麽東西去印在紙上呢?這樣才發生了稿子的需要。所以庶務先生的帳簿上第一筆是紙張費,第二筆是印刷費，第三筆是稿子費。但是沒有腦筋費。L君很傻,連這種道理也不明白,我祇好仍然保持我的沈默。忽然我又想到腦筋比矢橛還賤的現象之可喜,眞到了寫東西沒法謀吃飯，寫東西也得作工的時候,那社會上豈不也少些無用的人? 你能說我不是一個無用的人嗎? ——這樣下去要不得,成了牢

騷。幸好有S君進來把牠打斷了。

他是L君的同鄉，也是同學，也是窮朋友之一。被L君借了二十子兒，又走了。

——叫夥計買燒餅喫?L君一面數着錢，一面說。

——算了罷!算了罷!

——那沒有什麽，我有時候也這樣喫的。

我最怕聽人說這樣的話，gentleman 的樣子，這樣的邏輯:“我作什麽你也得什麽，所以我這麽樣，你也得這麽樣，”燒餅生活我不是沒有過過，而且那種生活也不會就比大菜生活惡劣多少，他方面也不會比窩頭生活舒服到萬分之一。反正就是那麽一回事，肚子餓要喫，但是還沒有到這一步，必得到一個朋友處開客飯，公寓裏封了火也必得買燒餅，這使人多難受，夥計的小視。

——夥計!夥計!他叫着。

我趕快取了一張晚報，兩眼直釘着什麽字也看不見。

——你去買，——十六個子兒的燒餅，四個子兒的油條。——嗡!十四個子兒的燒餅，六個子的油條罷!

——現在哪兒有油條?

——沙灘馬神廟轉拐那兒不有嗎?

我眞得等着喫了燒餅油條才回去嗎?爲什麽不回

家去喫可以欠帳的餅?——坐着!呆着!這種空氣多麼有意思?肚子裏滿腔是氣,靜默,靜默,這是味兒。——我自怨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常責備我自己:"你雖然已經很節儉,但是還可以節儉下去,猶如耗費的人還可以更耗費一樣。況且還帶着你這樣一個'不事生人產業'的大毛病,你會上午過大棻生活,下午又過燒餅生活的!"於是我須要一個比較長於計算的女人,要是世界上也有對於數字生活感覺到太機械的女人,這種女人對於無用的人寫的東西不大重視,猶如我們之不大重視她們成天幹的a+b=c,這樣他們正可以互相為用,因為他們不會十分戀愛。十分戀愛是太危險,很容易把a+b弄成等於x,y,z去的,或使無用之人寫的文章成為通俗因襲悲天憫人的所謂花的文學。你說我"最近的情人"怎麼樣?她是對於數理有嗜好的,我也常"從旁勸進"她也似乎還熱心,雖然有時也感到機械,或發出女人學數理沒什麼用的言論。你說我還不應該滿意嗎?——眞沒有法子滿意!她雖然好些時候使我失望。可是有好些時候也太順從我了,幷且還有好些事實證明她也是"不事生人產業"者之一。我和她說:"你抽煙罷!為什麼女人就不能抽烟?這個絕無理由。"她也就抽煙。(在別的地方或學校裏,當着朋友仍然不抽。)有時我又說:"我

們喝酒罷!"她也不拒絕,而她的酒量,更比我大。(平常也不喝。)……這樣下去,我們還得了嗎?她讀了"我的情人"。她說她愛牠。我說你愛牠什麼?她說她就愛"她也不給我針一般大的釘子碰"這一句。壞哪!壞哪!這是原因,牠可使我慢慢地眞把她當作"最近的情人",多麼危險!把我陷於愛的境地去。將來呢?將來我們的生活呢?並且她的細心查出我寫那篇東西,正是在對於她的一封信不滿以後。

燒餅回來也。

不對,不對,燒餅也在微笑。我還是回家去吃烙餅,吃窩頭罷,她們比微笑的燒餅誠實得多。如果一切都沒有了,那我就餓。

月色很好。沒有風。肚子餓。無詩可吟。惦記着家裏的掛號信。彳亍彳亍,帶着複雜的情緒,直到門口。

——朋先生你有封信。

噫,怕是最近的情書罷!

——是掛號信嗎?(我問。)

——不是,在這兒,你看。

一眼看出來沒有封口,自然已經是可以公開的事了。最近的情書那兒可以公開?封面是紅字北京大中公

學綫。我早猜着是怎麼一回事。

逕啓者查敝校學生段雲光請求緩繳………係由先生擔保………實無再緩之餘地前已致函台端………否則卽行休學除佈告外合行通知

——朋先生,買不買什麼東西?要上街哪!

——有什麼東西吃的!我還沒有吃飯。

——還沒有吃飯?——瞧瞧,有沒有烙餅。

——好,叫他來十兩罷!

火柴又擱迷了地方,無意中摸着一支煙捲。旣來餅矣,又佐之煙,眞何幸如之。

——朋其,你有一封信在我桌上。(同住的L君說。)

眞是禍不單行而信皆雙至,也許有一點什麼很好的消息,最近的情書罷!

呵!呵!

我接到家中急信說有要事趕快回去。我現定五號出京,無論如何,决不更期。前借去褥子一張,請在此數日內設法騰出,弟準於三號晚間着人來取;或親到與你話別也。"

阿儍莫明其妙地入獄,莫明其妙地出獄,祇因人事忽忙,尙未得暢譚,遽又將別離!他竟故劍情深,向我索還他已經成了油渣似的一床褥子。

我又轉頭看了一看那已經隨了我一年多的牠，呵，快要別離了！

吃完餅，抽那枝意外的煙。

趕快睡罷！似乎那褥子，我最近的情人在招呼我。

於是我和她——最好是牠，話了一夜的別。

十二，三，夜。

荊　棘

朋其著

一九二六年八月初版 1——1,000

實價大洋四角(外埠酌加寄費)

